

# 爲霖道需禪師的生平與著作

東京大學 印哲所碩士班三年級 莊崑木

## 一、前言

爲霖道需禪師(1615-1702)爲明末清初的綜合型大師,不唯是禪門上,在天台、淨土、懺法等都有所著述,其中最著名的應屬《華嚴經疏論纂要》一百二十卷的鉅著了。《華嚴經疏論纂要》在1929年被弘一大師發現於福建鼓山湧泉寺的藏經閣中。隨後集資印了二十五部,每部四十八冊,並送了十二部給日本的各佛教大學及寺院。之後普慧大藏經會也刊行此書,作十六冊,流傳漸廣。蔡運辰等編印《中華大藏經》時,中華大藏經會也曾再影印流通。近來新文豐與和裕出版社也加以影印出版,高雄文殊講堂以及佛陀教育基金會更影印結緣。可見道需的影響力正與日俱增。但是道需的相關研究似乎還很少,使得他的形象好像變成了兩個不相干的人物似的,一個是華嚴祖師的形象,一個是禪師的形象。其實後者才應是道需的主要特徵,但是我們對於道需大師的這一面,可以說了解得非常少。甚至他的《行述》還尚未爲世所知,而他的手稿至今也還有尚未出版的。爲了讓道需大師能以較清楚的面貌呈現於世人面前,以下將以目前所能見到的資料,綜述爲霖道需禪師的生平與著作,來彰顯這位影響中國、

琉球、日本佛教非常深遠的大師。<sup>1</sup>

## 二、爲霖道霈禪師的生平

在《鼓山志》卷四<sup>2</sup>裡，附有道霈的簡略傳記。因爲此書是乾隆年間的修訂版，比起《五燈全書》卷六十三<sup>3</sup>、或《續燈正統》卷四十<sup>4</sup>、《正源略集》卷三<sup>5</sup>、《新續高僧傳四集》卷六十三<sup>6</sup>等來，不但是直接引用鼓山資料，而且是成立得很

<sup>1</sup> 參考第三節道霈著作《還山錄》的說明。另外，長谷部幽蹊[1993:462-3]提到，現在的九州長崎市內的名刹皓臺寺，其扁額即是道霈的題字。

<sup>2</sup> 《鼓山志》一（215-217）。

<sup>3</sup> SZ 82.1571.286b3-287a12。以下三項資料，參考長谷部幽蹊[1979:33]。

<sup>4</sup> SZ 84.1583.639b18-c19。

<sup>5</sup> SZ 85.1587.19b1-23。

<sup>6</sup> G 951c25-27。《新續高僧傳四集》的撰者喻謙（?-1933），將道霈的傳記與法文傳一起附在「釋元賢傳」（951b28-c29）之中，而且道霈傳總共不到五十字，就傳記的資訊量來說，是非常不夠的。其內容如下：

道霈，字爲霖，建安丁氏子。出家白雲寺，參聞谷、密雲，歷諸講肆，後得法於賢。撰述甚富，有語錄行世。寂於康熙壬午，壽八十有八。

而且法文既非元賢之弟子，且在《鼓山志》一（卷四，221）中，列爲第七十代，與第六十三代之元賢及第六十五代之道霈有時代上的差距，將法文附於元賢之下，似乎不是很合理。喻謙對於已經崩壞的高

早的作品，是比較可信的道需的傳記資料之一。

《鼓山志》卷四的「沙門」部份，收有歷代住持<sup>7</sup>的簡單的傳記。有關道需<sup>8</sup>，記載如下。

第六十五代為霖禪師，諱道需，建安丁氏子。年十五，建州白雲寺深公剃落。十八，參聞谷大師、密雲和尚，歷諸講肆。後侍永覺禪師，於當山甚久。順治丁酉，永覺禪師年八十，付囑大法。戊戌繼席，一住十四載。忽然上游，興勅寶福、白雲、廣福、開元四大刹。康熙甲子春，衆請還山，香花載道，四衆歸心。禪教兼行，淨律並開，福緣廣大，撰述甚富，一時法門之盛，人稱古佛再世。前後住持三十三載。康熙壬午九月初七日午時示寂，世壽八十有八，僧臘七十有二。門人大心奉化身塔於舍利窟之西畚。<sup>9</sup>有

---

僧傳之分科（參考石井修道[1987:1-8]第一章第一節「『大宋高僧傳』から『大明高僧傳』へ——十科の崩壊と高僧傳の断絶——」），無法警覺到它在宋元明清佛教史中的不適當，而僅是將「雜科」改為「雜識」，然後將一代禪宗大師元賢與道需放到「雜識」裡，這樣的做法，對數百年來中國東南第一名刹鼓山湧泉禪寺的高僧來說，似乎並不是很貼切。

<sup>7</sup> 《鼓山志》的傳記尚有不完備之處，而陳錫璋[1996]在虛雲長老編集《增訂鼓山列祖聯芳集》等的基礎上，整理了歷代住持的傳記。因此道需成了鼓山第九十六代的祖師（陳錫璋[1996:335-349]）。

<sup>8</sup> 《鼓山志》一（215-217）。

<sup>9</sup> 《鼓山志》一（144），卷二「禪塔」有「為霖禪師塔在舍利窟西畚／國

語錄行世。

有關爲霖道需的傳記，在《還山錄》卷四裡，他留下了一篇康熙戊辰（1688）之前所寫的自傳〈旅泊幻蹟〉，是目前我們所能掌握的第一手資料。由於他的《行述》還無法直接利用，所以他最晚年的十五年間，我們只能用他的已流傳著作來作有限推測。因爲他最晚年的著作，例如《續還山錄》也一樣尚未在流傳，所以他的晚年如何，無法得知全貌。

道需在〈旅泊幻蹟〉一開頭說到他寫這篇自傳的原因如下：

旅泊道者住山既久，諸禪者每以生緣道履見問。因思一期幻蹟不足以示人，淹滯三十餘載，未嘗拈出。近富沙南山啟鑰上座，同徒郁文，請之尤懇，不容推諉，於是略敘梗概。<sup>10</sup>

道需於元賢入滅的次年，即順治十五（1658）年正月，年當四十四歲時，當了鼓山的住持。到他寫《還山錄》跋文的康熙戊辰（1688）年時，已經超過三十年。所以這篇自傳有可能是 1687-1688 年左右寫的。禪師寫自傳並不常見，道需是因爲經常有人請問生平之事，所以在晚年受啟鑰及郁文之請

---

朝康熙庚辰（1700）郡人李範建」。也就是在道需去世的前兩年就已經建好了塔，大概他的弟子們有預感的緣故吧！

<sup>10</sup> SZ72.1440.671b13-16。「梗概」，SZ72.1440.671b16 誤作「便概」。

而撰成此文。以下將逐文分析，並以其他資料<sup>11</sup>作補充說明。

余名道霈，乃先師所命。字為霖，則聞谷老人所賜也。自號旅泊，亦云非家叟。本貫建寧建安丁氏，家世奉佛。父少軒公，性任俠，而實有陰德。母朱，事佛惟謹，年三十無子，禱於觀世音而姪。有僧過門謂母曰：「汝所姪者佛子，非汝子也。」母欣然曰：「若果生男，當令事佛。」將臨盆，腹中動轉，母苦不堪忍，乃密祝曰：「兒勿動！兒勿動！」遂寂然。既而再動，復再祝，寂然如故。母喜曰：「此吾孝順子也。」遂生，時萬曆乙卯歲十一月二日卯時也。<sup>12</sup>

「道霈」之名，是由其師永覺元賢所取的。而「為霖」之字，則是由聞谷廣印(1566-1636)所賜予的。聞谷廣印是道霈參學的第一位善知識。「旅泊」之號，則是道霈放棄鼓山湧泉寺住持之職後，自己取的號。「非家叟」之別號，見於《旅泊菴稿》作者題，當亦是此後所用者。「叟」，是老人的意思，當不是青壯之時所應用的。道霈俗姓丁，建寧府建安縣<sup>13</sup>人。生於明萬曆四十三(1615)年十一月二日的清晨。

七歲入塾學。授《論語》，喃喃上口，即蘧曉大意，輒為人

<sup>11</sup> 長谷部幽蹊[1987:167]之 473 項，乃為霖道霈之僧傳燈錄資料，較長谷部幽蹊[1979:33]之 319 項增加三種，共有七種。

<sup>12</sup> SZ72.1440.671b16-cl。

<sup>13</sup> 建寧府位於閩之西北角，臨贛浙。明清時，建安縣與甌寧縣並為其府治。民國並二縣為建甌縣。由此順建江（今閩江）而下，即至福州。

講解，眾以為異。父喜曰：「大吾門者，此子也。」年十四，講上孟未終，得病瀕死。母日夜惶懼，禱觀世音曰：「此本佛子，非吾子，病愈當令事佛」。已而病果愈，遂遣出家。父難之，母曰：「此子非塵埃中物，吾業已許佛久矣，安用阻為？」父不能奪，遂送歸郡東白雲寺，禮老僧深公，為驅烏，明年落髮。凡諸經業，不由師訓，誦之如流。一日睹鄰房僧死，忽悟自身無常。遂深厭火坑，憤然有超方之志。至十八歲，聞谷老人自楚入閩，居汾常之寶善。余聞之，驚喜曰：「古佛猶在耶？」即辭受業，一鉢一衲，飄然而去，請問出生死路頭。老人授以念佛畢竟成佛之說，遂諦信不疑。一日，侍老人山行，忽回顧熟視曰：「噫！子可教也。惜余老，不能成衲子。此去東谿荷山，有永覺靜主，真善知識也。子能傾心事之，必有所得。」余業已聞老和尚名，茲承指示，甚愜夙心。明日將束裝辭去，而老和尚適至，老人遂以余囑託之。老和尚唯唯，命報侍左右，令看柏樹子因緣。及水負薪，罔敢忽怠。<sup>14</sup>

道需七歲開始入學，初學《論語》。即明代科舉制度下，以四書的學習為中心，道需亦隨常規而學。但是到了他十四歲(崇禎元年，1628)時，大病一場，其母禱告觀世音菩薩，如果他得以病癒，即要送他出家。不久他果然痊癒了，道需

<sup>14</sup> SZ72.1440.671cl-18。

便因這個因緣而於建安郡東的白雲寺<sup>15</sup>出家了。其剃度師是老僧深公，正式落髮是他十五歲(1629)之時。「驅烏」，《四分律行事鈔》說：「從七歲至十三，為驅烏沙彌。」《資持記》解釋道：「驅烏者，律因小兒出家，阿難不敢度。佛言：若能驅食上烏者，聽度。」<sup>16</sup>而有部律、巴利律則說十五歲以下為驅烏人(kākuṭṭepaka)。<sup>17</sup>以道需的年齡來看，似乎近於有部律系統的說法。此一時期的道需，「凡諸經業，不由師訓，誦之如流」，大概是以誦經為主要的學習內容。到他十八歲(1632)時，知道聞谷廣印大師自楚入閩，居汾陽之寶善寺，<sup>18</sup>便辭剃度師

<sup>15</sup> 陳錫璋[1996:340]註2提到：「白雲崇梵禪寺，在建陽光祿坊。五代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中，建於崇化坊，名曰白雲廣福。宋仁宗慶曆六年(1064)，改今名白雲寺。南宋高宗建炎間火，紹興初建。明太祖洪武十二年(1380)，以其地為永豐倉，移建今所。其地即古之東禪寺址。歷年有司，迎勾芒神啓春於此。清順治四年(1647)丁亥毀。聖祖康熙七年(1668)戊申，僧道需重建。(《古今圖書集成 方輿彙編職方典》(143.38)建寧府寺觀部份)」。

<sup>16</sup> 此二皆見《南山律學辭典》上冊，p.547a，台北：西蓮淨苑出版社，1997。

<sup>17</sup> 山極伸之「律藏にみられる沙彌」，p.65-86，『日本佛教學會年報』63，1998。

<sup>18</sup> 《永覺廣錄》卷十八所收之〈真寂聞谷大師塔銘並序〉(SZ72.1437.

488b-490a)，提到了：「庚午(1630)復以叢席，屬長明玄筭法師，而自為峨嵋之遊，因病乃中止於楚之黃安。建州寶善徒大堅，與孝廉徐公天倪等，聞師在黃，即往迎歸寶善。」(489b15-17)關於聞谷大師，錢謙益

深公，前往寶善隨聞谷大師參學。這可說是道需一生的轉捩點。聞谷大師教他「念佛畢竟成佛之說」而非直接教他參禪，對道需的禪淨雙修也產生深遠的影響。聞谷乃是從雲棲株宏(1535-1615)受菩薩戒的弟子，而「盡得雲棲之道」，所以道需由聞谷學到的，正是蓮池大師之學。而這也反映在道需的初期著作裏，如《佛祖三經指南》即是其一。聞谷因自己已年老，所以向道需推薦元賢，而正好元賢也由東谿荷山<sup>19</sup>來到寶善<sup>20</sup>，道需便因此而隨元賢參禪，參的是趙州「庭前柏樹子」的公案。而聞谷也成了元賢的戒師<sup>21</sup>。

崇禎甲戌春，老和尚出世鼓山，隨侍以至。前後四年，苦

---

也撰了〈塔銘〉，收在其《初學集》卷六十八。又見長谷部幽蹊[1993:420-1]。

<sup>19</sup> 荷山在建安縣。《永覺廣錄》卷三十林之蕃〈福州鼓山白雲峰湧泉寺覺賢公大和尚行業曲記〉(SZ72.1437.576b15-16)提到，「(大悟)時癸亥(1623)秋九月，師年四十有六矣。居歐寧金仙庵，閱大藏三年，徙建安荷山。」

<sup>20</sup> 林之蕃〈行業曲記〉(SZ72.1437.576c1-5)提到，「壬申(1632)謁聞谷大師于寶善庵，一見投合，以為相遇之晚。…即以大戒授師。」

又《秉拂錄》卷下〈祭文〉一(SZ72.1438.590a18-20)提到：「不孝道需年十八歲，於寶善庵中，因掌石老人指，禮和尚於荷山。和尚一見，即許侍巾瓶，汲水負薪，罔敢忽後。」

<sup>21</sup> 見長谷部幽蹊[1993:244]。但長谷部幽蹊[1993:266]則又說元賢是受戒於博山元來，這個問題，其註51(p.280)之中解釋為，元賢可能是跟聞谷學戒法。



無所入。一日自訴曰：「余數載勤苦參禪既不會，而學業又荒，得毋辜負此生乎！」遂拜辭老和尚，出嶺至杭州，經歷諸講肆，凡五年。《法華》、《楞嚴》、《維摩》、《圓覺》、《起信》、唯識、及台賢性相大旨，無不通貫。<sup>22</sup>

永覺元賢於崇禎甲戌(七年，1634)春，到鼓山湧泉寺當住持，道需二十歲也隨師前往。前後四年<sup>23</sup>，在沒有進展的情況下，道需選擇了研究教理的路。於二十一歲時前往杭州，到各地學習當時通行的義學，即：《法華》、《楞嚴》、《維摩》、《圓覺》、《起信》、唯識、及台賢性相大旨。道需年二十二時，聞谷老人去世。所以這裡的「凡五年」是何義，不太容易了解。或許是元賢來真寂弔聞谷之喪(1636)<sup>24</sup>後，道需仍繼續其教理的學習吧！

屬聞老人遷化，老和尚赴弔來真寂，余即往見之。正欲供通

<sup>22</sup> SZ72.1440.671c18-23。

<sup>23</sup> 這似乎是指道需遇到元賢以後的四年(十八至二十一歲)。道需〈祭文〉一(SZ72.1438.590a22-24)提到：「明年春，和尚出世鼓山，道需隨以至。執經問義，和尚垂誨不倦。又明年，辭和尚出嶺，徧歷講肆。未幾，和尚以吊掌石老人來真寂，道需復得執侍。」

<sup>24</sup> 根據元賢〈真寂聞谷大師塔銘並序〉(SZ72.1437.490a)所說，聞谷入滅於丙子十二月十七日，至丁丑(1637)年九月初六日，弟子奉全身，塔於孔青之陽。而元賢是「今春訃音至，千里赴弔。」也就是道需見到元賢，是在1637年春後。

數年聽講經義，老和尚忽問曰：「柏樹子話作麼生？」

余茫然不知加答。老和尚叱曰：「入海算沙有甚麼限？」

禮拜而退，不勝惶愧。自是日夜不安，寢食無味，凡數閱月。

一日讀《正法眼藏》，見臨濟示眾曰：「有一無位真人，在諸人面門上出入。」忽然有省，乃曰：「元來得恁麼現成！」回觀諸祖語錄，勢如破竹，了無滯礙。

復上真寂通所得，老和尚徵曰：「山河大地，與汝是同是別？」

答曰：「豈有別耶？」

老和尚以戒尺擊案曰：「汝為什麼不痛？」

余不知落處，老和尚曰：「汝須向這裡參始得。」

余禮拜而去。<sup>25</sup>

道需於 1637 年到真寂重見元賢，他想繼續去聽講經義，結果被元賢斥喝一頓。後來讀臨濟語而有省，算是在參禪上有了起步<sup>26</sup>。但是接著道需離開元賢，去天童參密雲圓悟(1566-1642)<sup>27</sup>。

---

<sup>25</sup> SZ72.1440.671c23-672a9。

<sup>26</sup> 道需〈祭文〉一(SZ72.1438.590a24-b2)提到：「然和尚每以本分事提持，其奈往往錯過。一日因讀臨濟語有省，和尚欣然撫之曰：『子已入門矣。宜加精進，勿怠。』」

<sup>27</sup> 密雲為明末的大禪匠，門下有漢月法藏、費隱通容、木陳道忞等。其傳記及著作資料，見野口善敬[1989:228]的第3項「密雲圓悟」。又見長谷部幽蹊[1979:30(289);1987:173(416)]。密雲的塔銘，有徐心韋於崇禎十五(1642)年撰的〈塔銘〉，收於《天童寺志》卷七；及木陳請錢謙益撰

時密雲老和尚盛化天童，遂往參禮。一見即問曰：「山河大地與學人自己是同是別？」

童便打，余無語禮拜而退。自是入室，余只恁麼問，童只恁麼打，不勝迷悶。經六閱月，一日經行，至三鼓，昏倦已極，將解衣就寢，忽然虛空迸裂，觸體爆散，全體現前。如貧得寶，如病得汗，其踊躍慶快，無以云喻，遂危坐達旦。次晨作偈呈方丈曰：

一水一山何處得？一言一默總由伊。

全是全非難背觸，冷暖從來只自知。

童聞罷，顧謂西堂朝宗曰：「也不易！渠到這恁麼地。」

復顧謂余曰：「何是汝自知的道理？」

余曰：「分明舉似和尚了也。」

童曰：「舉似箇甚麼？」

余便喝。童擬拈棒，余拂袖便出。

次日入室，童問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意作麼生？」

余陵憑答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昨夜火燒山，弄得大家忙。」

童曰：「不是這個道理。昔日某正同子見，老僧不肯他，乃致有今日之爭論也。子宜於此體究始得。」

---

的塔銘，附於密雲語錄後，並收於錢之《有學集》卷三十六。這些涉及密雲歿後清初僧諍的地方，參考陳垣[1941(1962):34-62]，野口善敬[1989:53-100]。

余再拜而退。乃私自念：「怎麼答有什麼不是處？」復念欲還真寂，見老和尚吐露一上。將請假辭去，乃為同參兄弟苦留。復強住一月，乃作偈辭同參曰：

九上三登稱象骨，吾今去住敢辭艱。

諸公愛道曾心銘，故訂秋初再上山。<sup>28</sup>

道需到天童參密雲，前後八個月<sup>29</sup>。而元賢於丁丑(1637)春接到聞谷訃聞，道需見元賢當是更後之事，道需在參天童八個月之後，與同參的辭別偈，約訂說秋初再上山，算起來，此時當已是戊寅(1638)年了。西堂朝宗即朝宗通忍(1604-1648)<sup>30</sup>，他初參時也曾被密雲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

<sup>28</sup> SZ 72.1440.672a9-b4。

<sup>29</sup> 道需〈祭文〉一(SZ 72.1438.590b2-4)提到：「道需益激勵，於是即棄講席，參密雲老人于天童，凡八閱月。」

<sup>30</sup> 朝宗通忍的僧傳語錄資料，參考長谷部幽蹊[1979:33(325); 1987:166(480)]。其初參密雲的因緣，《續指月錄》卷十九(SZ 84.1579.135b23-136b3)云：

贛州寶華朝宗通忍禪師，常州陳氏子。年少披剃，遇異人授以仙術。至年二十二歲，聞無生之說，往參天童悟於金粟。悟問：「那裏人？」師云：「常州人。」

悟云：「是我鄉里也。曾帶鄉里物事來麼？」

師不能答。悟亦笑而已。次日入方丈，拜問云：「弟子要了生死，特來請問。不但無處下口，且無處著想。」

悟云：「無處著想，便是好消息。」

微涼」句，所以密雲或時以此句勘學人。至於密雲所言：「昔日某正同子見，老僧不肯他，乃至有今日之爭論也。」其「某」究竟是指何人，還有待確認，但引起的「爭論」，恐怕當時已聳動叢林，人盡皆知了吧。道霈對自己的體悟有何不妥之處無法明白，便回到真寂去問元賢。<sup>31</sup>元賢一勘，即知道霈已入

---

師云：「莫便是麼？」

悟拈棒連打云：「未是在。」

師禮拜而出。胸中疑悶，每日入室，不下四五次。常至普茶時，亂問亂說，闕堂大笑，毫無慚色。悟亦笑云：「你卻有得說，說得好道理。只如大慧杲，參諸佛出身處話，後聞『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方得瞥地，你作麼生會？」

師茫然。參有月餘，忽有會處，述偈云：

二十餘年染世塵，於今家業一朝傾。

雙拳握著無他物，兩眼睜開沒半人。

言路窮時無可說，義途絕處句難成。

從此十年埋影後，如雲如雨徧乾坤。

悟閱之，對眾稱賞。後入堂打七，力參三日，遂入方丈呈偈曰：

翰林學士渾身濕，兵部尚書徹骨寒。

晤對不須頻叫屈，一人有慶萬民安。

此下為其大悟因緣，今略。朝宗「初住靈祐，屢遷名利。崇禎辛巳(1641)，住曹溪。」也就是朝宗任天童西堂之職後，即住持各名利。惜英年早逝。有語錄三十卷及《迅雷指迷》等行世。

<sup>31</sup> 道霈〈祭文〉一(SZ 72.1438.590b4-6)提到：「歸以所得白和尚。和尚乃舉從上古德機緣，一一勘詰，是為證明，非即剝削。道霈于是時，如

門了，但尚未徹底大悟。

遂去真寂見老和尚。禮拜起，即以所悟白之。老和尚喜曰：

「子已入門，但未升堂入室耳！」

余曰：「更有什麼事？」

老和尚曰：「子向後自知。」

余禮拜退，留兩月，復辭去。登西天目，訪高峰死關，凡一年。因閱明教嵩和尚孝論，遂念雙親垂老，乃下山。至真寂，圓大戒，辭老和尚，還閩省親。既而老和尚亦還鼓山，復得時時親炙。後結茅於大百丈山。親貧，每下山乞食，以供甘旨。及父歿，遂度母出家，同入山修淨業，凡五載。至庚寅正月，母告寂哀毀。<sup>32</sup>

道需在真寂得到元賢的教示後，住了兩個月。然後前往杭州天目山西峰，訪高峰原妙(1238-1295)之「死關」，在此住了一年。此時元賢派僧叫道需回來。而道需也因為讀到明教契嵩(1007-1072)的「孝論」，而下山欲省親。先到真寂，這時(1639)才圓了大戒。回閩省親(1639)後，元賢也重回鼓山任住持(1642)<sup>33</sup>，所以道需也可就近請問了。道需結茅蓬於百丈山

---

暗得燈，如貧得寶，其歡喜踴躍，無以為喻。」

<sup>32</sup> SZ72.1440.672b4-12。

<sup>33</sup> 元賢回鼓山，是在壬午(1642)年。林之蕃〈行業曲記〉(SZ72.1437.576c17-20)提到，元賢在聞谷大師入塔而為之撰銘後，「庚辰(1640)建翠

<sup>34</sup>修行(1642-46)。道需纂成《仁王般若經合古疏》三卷，有元賢的崇禎甲申(順治元，1644)年〈合刻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序〉。而從道需《佛祖三經指南》的序作於福王弘光元年(順治二年，1645)，可知此書也成於這段期間。他父親過世(1646)以後，他便度母親出家，一起在百丈山修淨土行，為期五年(1646-50)。不論著述或修持，道需在這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裡，都是以雲棲的淨土行為主。也就是十餘年來(1638-50)在參禪上不太有進展。

治喪事竣，復上鼓山。老和尚曰：「參堂去！」

因領維那職。凡入室勘詰，前所印可者，皆翻案不許，不勝迷悶。一日老和尚謂余曰：「子還知病之所在否？」

余曰：「不知。」

老和尚曰：「雲門云：『達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

豈非子之病耶？」

余沈吟良久，曰：「正坐此耳。」

老和尚曰：「無妨放下，便穩也。」

余便禮拜。一日堂中靜坐，聞放生所中群鴨噪鳴，於耳根中

---

雲庵于杭州西舍。辛巳(1641)遷婺州普明寺，秋歸閩居劍之寶善。明年(1642)赴泉州開元節制，修開元志，遂歸鼓山。」所以道需受大戒後回閩(1639)，至元賢回鼓山(1642)之間有三、四年的期間。

<sup>34</sup> 在福建建寧府建陽縣。

三真實法一時現前，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次日上方丈，通所得，老和尚曰；「前皆識境，此智境也。宜善保護。」遂示偈曰：

一翻入處一番親，親處何妨更轉身。

徹底窮源何所有？眉下從來是眼睛。

余禮拜而退。又一日，老和尚示眾，舉：

龐居士問馬祖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

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龐大悟。後來草堂青拈云：「許多魚龍蝦蟹向什麼處去？」

老和尚云：「諸人試於草堂語下，代馬祖下一轉語看！」

余便喝。眾下語竟，老和尚復云：「諸人各能為馬祖出氣，老僧看來，馬祖語亦只得八成，有道得十成語者麼？」

余下語不契，被老和尚呵出。歸堂一夜不安，將抽解捲簾出堂，正迷悶，不覺撞破石門，乃廓然開解，泮然冰釋。即衝

口說偈曰：

哭不得兮笑不成，觸瞎娘生兩眼睛。

有人問我西來意，拳頭劈面沒疎親。

又曰：

烈燄光中木馬飛，得便騎來即便騎。

當機覷面無回互，擬議鋒鋸失卻伊。

又曰：



法法本來法法，撥與不撥俱傷。

便欲十成道出，不覺滿口含霜。

次日，偕同參明一上方丈，禮拜曰：「某今日有箇十成語舉似和尚。」

老和尚云：「汝試道看！」

余乃背身叉首，向老和尚云：「請和尚鑒。」

老和尚云：「好與七藤條。」

余便禮拜。復呈前三偈，老和尚領之，乃囑曰：「此事高而無頂，深而無底。不可以限量心入無限量法，須于一切處及得淨盡，始可保任。」

余即再拜頂受後，和尚時出洞上宗旨示之，余一一答頌，皆泯然契合。時年已三十有八矣。<sup>35</sup>

道需在治母喪完畢後，重回鼓山參禪。元賢令他在參堂當維那。接著便是道需大悟的因緣。道需大悟時已經是三十八歲(1652)了。喻謙《新續高僧傳四集》道需的傳記(G 951c25-27)裡說他「參聞谷、密雲，歷諸講肆，後得法於賢」，雖說得太簡略，但道需的訪師參學，研究教理，而後在元賢座下大悟為止，這三段歷程正好可以用這三句來概括。而悟後起修的事，元賢也再三地叮嚀。道需爲了繼續修行，隔年

---

<sup>35</sup> SZ72.1440.672b12-c18。

(1653)便辭元賢而歸建寧廣福菴，閉關三年(1653-55)。

明年，辭歸建寧廣福菴，掩關三載，密自煅煉，切欲棧絕人世。老和尚乃垂書誡之，云：「佛法欲滅，汝當勉勵。不可因時難而自退也。」

又值寇亂<sup>36</sup>，乃出關上山省覲。老和尚曰：「吾待子來久矣！」仍令歸堂，凡三年。日加淘煉，深資智證。

至順治丁酉，老和尚年八十，于正月上元日，聲鐘集眾，以平生所著僧伽黎、拂塵見付，說偈曰：

曾在壽昌橋上過，豈隨流俗漫生枝？

一髮欲存千聖脈，此心能有幾人知？

潦倒殘年今八十，大事于茲方付伊。

三十年中鹽醬事<sup>37</sup>，古人有語不相欺。

逆風把舵千鈞力，方能永定太平基。

余以法乳恩深，罷勉拜受。即日令首眾秉拂，凡遇節臘，皆代陞座示眾。觀其提唱，老人無不擊節稱善。冬十月，

<sup>36</sup> 據林之蕃〈福州鼓山白雲峰湧泉禪寺永覺賢公大和尚行業曲記〉說：「乙未(1655)春，興化、福清、長樂罹兵變，饑民男婦流至會城南郊，矜憊之狀，人不忍見。師乃斂眾遣徒設粥以賑，死者具棺葬之，凡二千餘人，至五十日而止。」(J27.201.742c)

<sup>37</sup> 「三十年中鹽醬事」，似乎是指元賢開堂說法以後近三十年的事。林之蕃〈行業曲記〉(SZ72.1437.577b7-8)提到，元賢「生平慎重大法，開堂將三十載，未常輕許學者。至年八十，始舉需公一人授之。」

老人示寂。明年正月，入塔畢。檀護方公克之、林公孔碩，率眾護法善信及諸山本山大眾，強令繼席開法。時戊戌正月念二日，余年四十有四矣。<sup>38</sup>

道霈本欲隱居修道，但元賢寫信去告誡他，要在國家動盪佛法衰微的時候挺身而出才行，不應該看時局困難就隱居起來。道霈重回鼓山，歸於參堂，至元賢去世為止有三年，這期間應是 1655-1657 年間。順治丁酉(1657)年正月，元賢八十歲時，即將僧伽黎衣及拂塵付囑道霈，等於是付囑衣鉢了。而道霈因此便代師秉拂上堂說法，直到元賢入滅為止。道霈這一年的上堂說法記錄，即是道霈的第一本語錄《鼓山為霖禪師居首座寮秉拂語錄》。而元賢給道霈的評價是很高的。這一年十月，元賢安然地圓寂了。隔年(1658)元賢之入塔事畢<sup>39</sup>，道霈由護法代表方克之及林孔碩與僧俗大眾推舉為鼓山湧泉寺的住持，正式開堂說法，這時道霈是四十四歲。

一住十四載，雖座下常繞五千指，愧無法與人，徒結粥飯因緣耳。至辛亥秋，倦於接納，適法姪石潮寧公入山省覲，乃為林公孔碩議曰：「昔博山老人開法此山，雪關繼之。先

<sup>38</sup> SZ72.1440.672c18-673a9。

<sup>39</sup> 元賢圓寂到入塔，道霈寫了七篇文章，集為〈鵲林哀悃〉而附於《秉拂錄》卷末，參考下文《秉拂錄》之解說。

師重興，某忝繼之。浪杖人曾住此山，未有繼之者。今寧公是其的嗣，願請繼席，以續浪公一脈。」

某疲津梁，因得休退，是公之賜也。公欣然力荷其事，余即說偈辭眾曰：

本是無家客，隨緣住此山。俄經十四載，乘興出松關。  
即日拂衣去。一眾涕泣挽留不可，追至臺江而罷。寧公以眾情向背不一，亦不果住。而余因得謝事，深愜夙志。時年已五十有七矣。<sup>40</sup>

道需《鼓山爲霖和尚餐香錄》卷首首篇自序（爲康熙六年(1667)作）提到：「余住山方三年(1658-1660年)，其上堂語要，林涵齋居士已序而刊之。」<sup>41</sup>這部語錄可能就是《鼓山爲霖禪師語錄》，記載了道需開始住持鼓山三年間的語要。同序接著說：「後見法門流弊，日深日下，至不忍聞見，遂辭說法之任，自甘與二三有志衲子，栽田博飯而已。蓋不欲混入群隊也。而諸檀信爲法心深，競齋香供入山，強請陞座。弗獲已，隄岸復決，滾滾不休，書記仍錄成鉅帙，而監院源公請梓流通。」<sup>42</sup>此時期(1661-7)所成的語錄，即《餐香錄》。也就

---

<sup>40</sup> SZ72.1440.673a9-19。

<sup>41</sup> SZ72.1439.592a2-3。

<sup>42</sup> SZ72.1439.592a3-7。

是說，道需當住持三年，就已經對禪宗叢林的流弊大感失望，拒絕上堂說法。<sup>43</sup>而與有心修道的少數人，一起過禪耕的生活。道需的「座下常繞五千指」，即是說常住的僧眾有五百人，這由《餐香錄》卷下〈鼎建毫光閣餐香堂記〉說「下通為齋堂，足容五百僧，坐而食，顏曰『餐香』」<sup>44</sup>可知。至於 1667-1671 年間，道需的語錄是否有流傳下來，目前無法確定。<sup>45</sup>另外，道需在元賢遷化的第三年(1660)，道需重編了《永覺廣錄》三十卷，總集了元賢的禪法<sup>46</sup>。又此時期，尚有《聖箭堂述古》

<sup>43</sup> 據陳垣[1941(1962):6-7]〈明清間僧諍年表〉，「永曆十三(順治十六，1659)年己亥。二月玉林琇應清帝召至京。二次天童塔銘諍。九月木陳忞應清帝召至京。覺浪盛卒，年六十八。」參見野口善敬[1989:12]。這些事件對道需的不願上堂開示之舉不能說沒有影響吧！

<sup>44</sup> SZ72.1439.626a18-19。此餐香堂「起工于康熙六(1667)年丁未二月念有一日，告竣于本年閏四月念有八日。」(626a20-21)

<sup>45</sup> 參考下節道需著作《鼓山錄》的解說。

<sup>46</sup> 元賢入滅前曾以偈說自己的特點，據林之蕃〈行業曲記〉(SZ72.1437.577a16-20)云：

乃說偈曰：

老漢生來性太偏，不肯隨流入世塵。  
頑性至今猶未化，剛將傲骨球儒禪。  
儒重功名真已喪，禪崇機辨行難全。  
如今垂死更何用？祇將此念報龍天。

曰：「老僧世出世事，盡在此偈。汝等毋忽也。」

一卷(1659)、《續傳法正宗記》五卷(1667)、《般若心經請益說》一卷(1670)等著述。

道需初任鼓山住持，自四十四歲到五十七歲(1658-1671)，共十四年。沒想到竟然有人覬覦鼓山住持的職位，等於是把道需趕出鼓山。道需也就趁機得以卸下重任，雲遊四方了。這個事件的主角石潮大寧<sup>47</sup>，是覺浪道盛(1592-1659)<sup>48</sup>(即浪杖人)的法嗣。覺浪在元賢初住鼓山之後曾任鼓山第95代住持，不過為時不到一年(崇禎十四年辛巳，1641)。<sup>49</sup>石潮大寧透過林孔碩而表達的主張是：博山無異元來曾當過鼓山的第92代住持<sup>50</sup>，而其徒弟雪關禪師繼任為第93代的住持<sup>51</sup>，有師徒相承的事實。而永覺元賢任第94

---

<sup>47</sup> 其相關資料，見野口善敬[1989:244-5]的第96項「石潮大寧」。又見長谷部幽蹊[1979:42(455);1987:153(644)]。據《五燈全書》卷117所載，石潮大寧是覺浪道盛的法嗣，「建昌覆船福山石潮大寧禪師，進賢傅氏子。」(SZ82.1571.703b9)進賢，即江西南昌府進賢縣。

<sup>48</sup> 覺浪道盛傳記及著作資料，見野口善敬[1989:242]的第82項「覺浪道盛」。又見長谷部幽蹊[1979:32-33(318);1987:168(471)]。其相關的研究較多，見荒木見悟[1976:2000]，永井政之[1978;1979;1980]，Ryan Wald [1999]。

<sup>49</sup> 參考陳錫璋[1996:328-334]〈鼓山第九十五代覺浪道盛禪師〉。

<sup>50</sup> 參考陳錫璋[1996:282-296]〈鼓山第九十二代無異大師〉。

<sup>51</sup> 參考陳錫璋[1996:297-303]〈鼓山第九十三代雪關禪師〉。

代的住持，之後道霈也繼任為第 96 任的住持，也有師徒相承的事實。現在石潮大寧既然是覺浪的嫡傳弟子，當然也要當第 97 任的住持才是。所以說道：「今寧公是其的嗣，願請繼席，以續浪公一脈。」但是這種主張，其實只是反映了其「子孫廟」的意識而已。既不顧現實上已有住持者的事實，只是一味強調自己的「繼承權」，而強索其位。而且其所持的繼承理由，也是很可笑的。因為根據《正源略集》卷八所說，覺浪的法嗣有十一人<sup>52</sup>；而根據長谷部幽蹊的資料，則覺浪的嗣法弟子達二十五人。<sup>53</sup>要爭繼承，便顯得很可笑了。因為弟子那麼多，誰有資格呢？如果石潮大寧有資格，其他人為甚麼沒有？況且覺浪住持過的寺院，將近二十處<sup>54</sup>，難道石潮大寧每一間覺浪住持過的寺院都要去爭繼承嗎？若不然，為什麼又只挑鼓山呢？而如果要談當初覺浪之所以會被請到鼓山當住持，主因還是由於永覺元賢去真寂處理聞谷大師的喪事，接著受請為該寺住持，而後又轉任各地，所以才讓鼓山的住持位子空出來，因為這樣覺浪才有機會到鼓山來當住持的。現在石潮大寧既非在鼓山缺住持之狀況下，也非在僧眾護法

<sup>52</sup> SZ 85.1587.49b-51b。

<sup>53</sup> 見長谷部幽蹊[1987:151-153(643-667)]。

<sup>54</sup> 見長谷部幽蹊[1987:168(471)]。

的議請之下，卻強要道霈下台，引起的後果當然是讓道霈拂衣而去了。而石潮大寧因為事先未徵得鼓山僧眾護法的支持，後來當不成鼓山的住持是必然的事。

至建州，復為眾留。插草聚沙，作空花佛事。自是，以旅泊僧自號，隨緣漂泊，住無定蹤。若白雲，若開元，若廣福、鏡湖諸處，皆余杖錫往來之地。後至東和之寶福，乃稅駕焉。<sup>55</sup>

道霈離開鼓山，無事一身輕，自號旅泊僧，到處杖錫雲遊。但是建州畢竟是他的故里，所以所到之處還是眾自然聚，迎請開法。而道霈也隨緣住錫，重建許多道場。後來在寶福禪寺暫住下來。這一時期(1671-1684)的語錄有《為霖禪師雲山法會錄》、《旅泊菴稿》四卷等，《淨土旨訣》一卷(1684年龔錫瑗的序)就內容來看亦成於此期。而纂述有《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略》三卷(1675-6)、《華嚴經疏論纂要》一百二十卷(1668-1684)。雖然道霈居無定所，但是這十四年也正是他多產的時期。尤其是《華嚴經疏論纂要》一百二十卷的完成，可說是道霈生涯之一高峰。

因初離山數載間，山中大眾每持眾護法書，逼請還山，絡繹於道。余給曰：「七十不掩息，當歸矣。」俄爾間，不覺年臨七旬。又值靜公謝事，純一、一脈二監寺同時遷化，

---

<sup>55</sup> SZ72.1440.673a19-22。



山門無主。由是眾護法、僧眾請踐前約，逼迫還山。二、三載間，源源而來，弗容少緩。只得以老病殘軀，舍己從人，冒昧而至。時康熙甲子四月廿有二日也。還山上堂，有：「巖崩峰頭雲一片，乘風飛去又飛來。作霖作雨渾閒事，惹得虛空笑滿腮。」之語云。<sup>56</sup>

道需被迫離開鼓山，已沒有甚麼理由再回去。但是鼓山僧眾一直逼請他回去，於是他哄大家說：「如果七十歲沒死，就該回去了。」這句話是學聞谷大師說的。聞谷大師在寶善時，「浙人復往請之。師曰：『候七旬不掩息，當歸耳。』」<sup>57</sup>然而道需比聞谷大師長壽很多，不但超過七十，而且還在重回鼓山後當了十九年住持，直到八十八歲遷化為止。道需之所以回鼓山，主要是第九十七代的住持惟靜禪師<sup>58</sup>只擔任了十年

<sup>56</sup> SZ72.1440.673a22-b6。

<sup>57</sup> 《永覺廣錄》卷十八〈真寂聞谷大師塔銘並序〉，SZ72.1437.489b17-18。

<sup>58</sup> 參考陳錫璋[1996:350-354]〈鼓山第九十七代惟靜禪師〉。惟靜道安(1617-1688)，福建泉州晉江胡氏子。初參古杭和尚，後參鼓山永覺元賢發明心地，稟具戒。《還山錄》卷四(SZ72.1440.667a-c)收有道需寫的〈惟靜禪師遺語序〉一文。《惟靜禪師遺語》，這部語錄似還現存(積翠文庫〔此文庫現已歸於天理圖書館〕藏有4卷本)。根據龍池清[1929:814]提到有：

鼓山惟淨和尚遺語 四卷 (鼓)

- (1) 弟子如壽錄
- (2) 青原下第三十六世 嗣永覺元賢

住持(1672-1681)就不願再做，而之後鼓山住持懸缺，整個道場的事務全由監寺純一及一脈兩人代理<sup>59</sup>，至康熙二十一(1682)年兩人求道需還山不成，因而相繼過世，鼓山變成寺中無主。到了道需七十歲時(1684)，終於在大眾兩三年間強請之下，回到鼓山。此後道需的語錄有《還山錄》四卷(1688)、《鼓山爲霖禪師續還山錄》四卷等，著述有《禪海十珍》一卷(1687)、《續淨土生無生論》一卷(1687)、《法華經文句纂要》七卷(1695)等。

道需兩次住持鼓山，前後共三十三年，加上當元賢侍者的期間，可以說一生都貢獻給鼓山了。他對鼓山湧泉寺的影響力，似乎歷久不衰，並不因他的入滅而稍減。

---

(3) 惟淨太安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1597)——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

但根據龍池清[1929:798]〈本錄所載禪師系譜〉則作「惟靜太安」，所以上面目錄中的「淨」字可能是龍池清的筆誤。至於「道安」的道，或「太安」的太，那可能是輩分的排行問題所致吧！而其生年似應以《還山錄》卷四所說為準。另外，岸澤文庫藏有《惟靜和尚語錄》一冊。

<sup>59</sup> 關於純一及一脈的最直接資料，是道需為他們寫的四篇文章，收在《旅泊菴稿》卷三的有〈鼓山純一悟公八十壽序〉及〈鼓山一脈源公七十壽序〉(SZ72.1442.702a-b,702b-703a)，收在《旅泊菴稿》卷二的有〈鼓山純一阿闍黎傳〉及〈鼓山一脈闍黎歸真感應記〉(SZ72.1442.692a-b,692b-693a)。

余嘗有願，不另造塔。蓋不欲以臭鬻骸費檀信膏血。若終此山，如亡僧常規，津送茶毗<sup>60</sup>，拾骨入舍利窟眾塔足矣。若終他山，當處死當處理，萬勿移動。此吾至囑<sup>61</sup>，不可違也。<sup>62</sup>

這一段雖在〈旅泊幻蹟〉裡，但獨立成段，似是附在文末的遺囑。〈旅泊幻蹟〉的內容，有開頭的撰述緣起，中間是道霈回到鼓山為止的自傳，而最後再補上遺囑及著作目錄二段文字。因為〈旅泊幻蹟〉最後的部份是道霈的著作概目，今移至下節當中討論。

《鼓山志》說：

康熙甲子春，衆請還山，香花載道，四衆殫心。禪教兼行，淨律並開，福緣廣大，撰述甚富，一時法門之盛，人稱古佛再世。前後住持三十三載。康熙壬午九月初七日午時示寂，世壽八十有八，僧臘七十有二。門人大心奉化身塔於舍利窟之西龕。有語錄行世。<sup>63</sup>

這一段文字，說到道霈的晚年到入滅的狀況，在其《行述》尚未流傳的今天，可說是唯一的可信傳記資料了。這裡說道霈「禪教兼行，淨律並開，福緣廣大，撰述甚富」，正可

<sup>60</sup> 「茶毗」，SZ 72.1440.673b7 誤作「茶毗」。

<sup>61</sup> 「至囑」，SZ 72.1440.673b9 作「至囑」，義不通。

<sup>62</sup> SZ 72.1440.673b6-9。

<sup>63</sup> 同註 8。

以總述道需的一生。道需參禪，得力於聞谷、密雲，而於元賢座下大悟，可說受這三位明末禪宗大師的薰陶，才形成自己的禪風。而早年歷諸講肆，也是使他有別於一般禪師的地方，這個經歷大大地開拓了他在中國佛教教理上的視野，使他能以澄觀、李通玄，乃至最晚年以智者大師，為師法之師，讓他在義解上達到巔峰。而聞谷大師既是雲棲大師的弟子，道需也很自然就能學到其淨土法門；而元賢的戒律是由聞谷所傳的雲棲戒法，道需由元賢而學的戒法，也正是雲棲系統。由於道需年少出家，與元賢的中年出家比起來，較缺乏社會性。但是也因此較少明末的文人習氣，俗染既無，自然專心於佛道。在明清的禪林裡，道需可說是一位取法乎上，而實踐力行的綜合性大師。他的種種成就，依然輝耀至今。

### 三、為霖道需禪師的著作

有關為霖道需的著作，最可信的說明應是他自己在《還山錄》卷四的自傳〈旅泊幻蹟〉最後所寫的著作記錄<sup>64</sup>。道需在這自傳之後附有康熙戊辰（1688）的跋文<sup>65</sup>，而且《還山錄》

---

<sup>64</sup> SZ72.1440.673b9-20。

<sup>65</sup> SZ72.1440.673c1-8。

卷一的開頭有獨庵玄光的日本元錄癸酉（1693）之序文<sup>66</sup>，所以這個著作記錄應該是相當早成立而且流傳的。其內容如下：

余在鼓山，有《秉拂錄》一卷、《鼓山錄》六卷、《餐香錄》八卷、《還山錄》四卷。在溫陵，有《開元錄》一卷。在五融，有《靈石錄》一卷。在建州諸處，有《旅泊菴稿》六卷、《法會錄》三卷。其集古，有《聖箭堂述古》一卷、《禪海十珍》一卷。其懺悔法，有《八十八佛懺》一卷、《準提懺》一卷。其修淨業，有《淨業常課》一卷、《淨土旨訣》一卷、《續淨土生無生論》一卷。註釋，有《心經請益說》一卷、《佛祖三經指南》三卷、《舍利塔號註》一卷、《發願文註》一卷。其往復書問，有《筆語》一卷。以上共二十種四十四卷。其纂述，有《華嚴疏論纂要》一百二十卷、《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略》三卷、《護國仁王般若經合古疏》三卷。

但是道霈並非於 1688 年就去世<sup>67</sup>，所以《還山錄》中所

<sup>66</sup> SZ72.1440.644b1-c7。壽山的跋文亦是同年(SZ72.1440.673c-674a)。

<sup>67</sup> 會性《大藏會閱》四(461,台北:天華,1979年)指出:「(道霈)師示寂之年,錄中謂係康熙戊辰(二七年,1688),壽七十四;然據《新續高僧傳》六三:師寂於康熙壬午(四一年,1702),壽八十有八」。至今魏道儒[1998:294]還犯同樣的錯誤,以道霈的生卒年為1615-1688年,甚不可解。以前的燈錄作者,或許只看到道霈在《還山錄》的跋文之紀年(1688),就以爲他死了,殊不知他不但長壽得很,而且還著作了《續還山錄》(龍池清[1929:815])呢!

說，並未包括道需最晚年十五年間的作品。

而根據忽滑谷快天[1925b:794-5]所說，道需的著作如下：

秉拂錄、鼓山錄、餐香錄、還山錄、開元錄、靈石錄、旅泊菴稿、聖箭堂述古、禪海十珍、八十八佛懺、准提懺、淨業常課、淨土旨訣、續淨土生無生論、心經請益說、佛祖三經指南、華嚴疏論纂要、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略、護國仁王般若經合古疏等。

這些，察其內容，大體不出《還山錄》所說。另外，忽滑谷快天提及而未見到原本的有《洞宗源流辨謬》三刻本，乃出於《五灯全書》卷六十三<sup>68</sup>。

其次，龍池清[1929:815-816]在調查鼓山及怡山經藏後，為文報導藏外逸書，其中列舉了道需的著作有十種之多，這些都是未入藏的珍本。其目如下<sup>69</sup>：

---

<sup>68</sup> SZ82.1571.287a13。

<sup>69</sup> 關於每一目的說明，龍池清[1929:798]的「凡例」如下：

- (1)編者或著者
- (2)法系
- (3)諱、號、及生卒年代
- (4)明續藏及清龍藏函帙數
- (5)雕刊年處及備考

每目下的「鼓」及「怡」字，表所藏地為鼓山湧泉寺或怡山西禪寺之意。而其每目的號碼為筆者所加。

1. 鼓山為霖禪師語錄 二卷 (鼓)
  - (1) 書記太靖錄
  - (1) 青原下第三十六世 嗣永覺元賢
  - (1) 為霖道霈、又號非家叟、旅泊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一六一五)——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一七〇二)
  - (5) 監院成源奉梓
2. 為霖和尚泉州開元語錄 一卷 (鼓)
  - (1) 侍者等炤方桂同錄
  - (5) 康熙己巳再刻
3. 為霖和尚靈石俱胝禪寺語錄 一卷 (鼓)
  - (1) 記室大光錄
4. 鼓山為霖禪師續還山錄 四卷 (鼓)
  - (1) 記室如壽 侍者性朗法日寂機錄
5. 鼓山為霖禪師筆語 一卷 (鼓)
  - (1) 弟子太泉錄
6. 續傳法正宗記 五卷 (鼓)
  - (1) 閩福州鼓山後師沙門道霈編集
  - (5) 寫本(康熙丁未寫)
7. 福州鼓山為霖禪師發願文並註 一卷 (鼓)
  - (1) 弟子法雲錄
  - (5) 康熙二十七年刊

- 8.淨業常課 一卷 (鼓)
  - (1)鼓山比丘道需訂正
  - (5)比丘興會上梓
- 9.集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一卷 (鼓)
  - (1)鼓山沙門道需集
  - (5)比丘興會上梓
- 10.法華文句儻補總集 一卷 (鼓、怡)
  - (1)道需述
  - (5)康熙丁丑、鼓山刊

這十種著作之中，除了第一種之外，似乎都尚未傳到日本。<sup>70</sup>

---

<sup>70</sup> 《禪學大辭典》(54a10-15)提到：「爲霖禪師語錄〔書〕二卷。爲霖道需撰，太靖編。全名《鼓山爲霖禪師語錄》。有林之蕃序，卷末有『監院成源奉梓流通』之印。也有『延寶五年』(1677)。與《卍續藏經》(二、三〇、五)所收的爲霖之諸語錄不同」。而《新纂禪籍目錄》(4c,第四條)裡，則有：「《鼓山爲霖禪師語錄》二卷，清·爲霖道需著，太靖編。延寶五年京都林傳左衛門刊，現藏駒澤大學 123-35。而若依元祿六年(1693)刊《還山錄》，則本書亦爲壽山之所印行者。由於目前尚無法作版本的實際確認(經筆者確認駒大所藏確爲道需之鼓山初會語錄)，只能依這三個資料來推測是同一本書。壽山，即《還山錄》卷四末〈刻支那福州鼓山爲霖禪師還山錄後序〉一文之作者壽山堯祝，時住薩州(鹿兒島縣)玉龍山福昌禪寺。其文有「大師先有初會語錄，予昔年遣於京師印行，今又鏡此錄…」(S272.1440.674a8-9)之語。



特別是第六種，既是手寫本，年代上又只是康熙丁未（六年、1667），極有可能是道霈親撰的手寫原本。

龍池清[1929: 816]在道霈的著作之後，緊接著還記載了：

鼓山為老和尚行述 一卷 (鼓)

(1)鼓山太心 戒孫興量興純著

這一書無疑是為霖道霈的最重要傳記資料。但是目前為止，並未見過曾引用此書的僧傳或燈錄。也就是說，我們對於道霈的一生，仍然還有尚未知道的部份。

《佛書解說大辭典 著者別書名目錄》之中，有「為霖道霈」與「道霈」的條目。前者的內容是：

1. 為霖禪師雲山法會錄 1.103d\*
2. 為霖禪師還山錄 1.103d
3. 為霖禪師語錄 1.104a
4. 為霖禪師秉拂語錄 1.104a
5. 為霖禪師旅泊菴稿附禪海十珍 1.104a\*
6. 為霖道霈禪師還山錄 1.104b\*
7. 為霖道霈禪師餐香錄 1.104b\*
8. 為霖道霈禪師秉拂語錄 1.104c\*
9. 瀉山警策指南 1.105a\*
10. 還山錄 2.102b
11. 鼓山為霖和尚示修淨土旨訣 2.351a

12. 鼓山爲霖禪師還山錄 2. 351a
13. 四十二章經指南 4. 195c\*
14.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入道四行 5. 247b
15. 聖箭堂述古 5. 376b\*
16. 淨土旨訣 6. 76 c \*
17. 信心銘看話 6. 170a
18. 禪海十珍 6. 387c\*
19. 永覺和尚廣錄 11. 152a
20. 永覺和尚洞上古轍 11. 152b
21. 永覺寢言 11. 152c
22. 永覺元賢禪師廣錄 11. 152c\*
23. 永覺續寢言 11. 153b
24. 四十二章經指南 12. 268 d

後者的內容是：

25. 雲山法會錄 1. 232b
26. 華嚴經疏論纂要 3. 24b
27. 古轍 3. 227b
28. 心經請益說 6. 153d
29. 續淨土生無生論 7. 94a\*
30. 洞上古轍 8. 218d\*
31. 仁王經合疏 8. 385c\*

32.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合疏 8. 391d
33. 仁王般若合疏 8. 394b
34. 仁王般若經合疏 8. 395a
35. 般若心經請益說 9. 68c\*
36. 浮山遠禪師九帶 9. 217c
37. 佛祖三經指南 9. 309\*c
38. 佛祖三經指南 9. 309c
39. 佛遺教經指南 9. 345c\*
40. 法華經文句纂要 10. 51d\*
41. 妙法蓮華經文句纂要 10. 381c
42. 永覺和尚續寢言 11. 152b
43. 旅泊菴稿 11. 236b

其中，《佛書解說大辭典 著者別書名目錄》所列的 43 項，歸類起來，其實只有如下 16 項：《秉拂錄》(4. 8)、《鼓山錄》(3?)、《餐香錄》(7)、《還山錄》(2. 6. 10. 12)、《旅泊菴稿》(5. 43)、《法會錄》(1. 25)、《聖箭堂述古》(15)、《禪海十珍》(5. 18; 14. 17. 36)、《淨土旨訣》(11. 16)、《續淨土生無生論》(29)、《心經請益說》(28. 35)、《佛祖三經指南》(37. 38; 13. 24. 39. 9)、《華嚴疏論纂要》(26)、《仁王經合疏》(31. 32. 33. 34)、《法華經文句纂要》(40. 41)、《永覺元賢禪師廣錄》(19. 22; 20. 27. 30. 21. 23. 42)。

以下將根據這些材料，再參考其他的資料，來整理道需的著作，並加以簡單說明。底本主要是以 *SZ* 來考察。

## A 語錄類

### 一、秉拂錄

全稱《鼓山爲霖禪師居首座寮秉拂語錄》<sup>71</sup>，二卷<sup>72</sup>。又稱《爲霖道需禪師秉拂語錄》<sup>73</sup>、《爲霖禪師秉拂語錄》<sup>74</sup>、《鼓山爲霖禪師語錄》<sup>75</sup>、《霖禪師秉拂語》<sup>76</sup>、《秉拂錄》<sup>77</sup>等。書記太靖錄。卷首有道需的法弟傳善〈霖禪師秉拂語題辭〉，卷尾有日本萬治龍集辛丑（四年，1661）四月四日連山交易的題跋。內容有：卷上，「秉拂」4 則，「茶話」3 則，「舉古」6 則，「佛事」12 則，「偈」28 首；卷下，「頌」17 首，「贊」

<sup>71</sup> *SZ* 72.1438.580c1。

<sup>72</sup> *ZM* 4c，寬文八年(1668)京都林傳左衛門刊行本作二冊，駒澤大學所藏爲 123-70。卷首傳善題辭爲行書，似爲鼓山版之仿刻。但文中附有和訓。*H* 及 *B1*.104a 作一卷，當知原本是一卷。

<sup>73</sup> *BT* no.8，*B1*.104c，即 *Z* 及 *SZ* 本，有大久保堅瑞的解說，但此時他仍不知道需的生卒年，而作：「——康熙三四 A.D.1695——」。

<sup>74</sup> *BT* no.4，*B1*.104a 作一卷，爲寬文八年刊。*ZM* 4c。

<sup>75</sup> *SZ* 72.1438.586b23-c1，卷上之尾題及卷下之標題。

<sup>76</sup> *SZ* 72.1438.580b1，道需之法弟傳善的題辭。

<sup>77</sup> *H*，見 *SZ* 72.1440.673b9。

22 首，並附有〈鵲林哀悃〉的 7 篇文章，即〈先和尚歸真記〉、〈最後語序〉<sup>78</sup>、〈祭文〉二章、〈塔誌〉、〈起龕告文〉、〈封塔告文〉。<sup>79</sup>這些可說是道霈展開住持生涯之前的代表作，交易的跋文說：「且又詳載永覺禪師之鵲林哀悃，因茲則知：無此父，無此子也。嗚呼！父子道契，針芥相投，盛德大業，無以為喻」<sup>80</sup>。誠是不易之言。

## 二、鼓山錄

這部書可能就是《鼓山為霖禪師語錄》二卷<sup>81</sup>，但是原本亦有可能是作《鼓山錄》六卷<sup>82</sup>。書記太靖錄，監院成源

<sup>78</sup> 除作者題外，內容全同《永覺廣錄》卷首之〈最後語序〉(SZ 72.1437.385c-386b)。

<sup>79</sup> 參見 SZ72.1438.580b 之目次及 SZ72.1438.589a-591c。

<sup>80</sup> SZ72.1438.591c。

<sup>81</sup> 參考註 70，BT no.3，B1.104a 又名《鼓山為霖禪師語錄》，為駒澤大學所藏延寶五年刊本。R no.1 則作二卷。

<sup>82</sup> H，見 SZ72.1440.673b10。按照 H 裡的「《秉拂錄》一卷、《鼓山錄》六卷」的一比六的份量來看，現在 SZ 裡的《秉拂錄》有二卷，那麼《鼓山錄》應該變成十二卷才對，可是道霈並沒有十二卷語錄的記載。反而 H 裡的「《餐香錄》八卷」，在 SZ 裡只成了二卷。所以 H 裡的「《鼓山錄》六卷」，有可能成為二卷本。如：R no.1，BT no.3，B1.104a，ZM 4c《鼓山為霖禪師語錄》，ZZ 54a10-15《為霖禪師語錄》，都是二卷本。但是事實如何，則有待來日了。而駒澤大學所藏延寶五年（1677）刊 2 冊 2 卷本（藏書號 123-35），外題作《為霖禪師語錄》，卷首內題作《鼓

奉梓。<sup>83</sup>有林之蕃的序。1677年已經在日本京都刊行。<sup>84</sup>

### 三、餐香錄

《鼓山爲霖和尚餐香錄》，二卷，或作八卷。<sup>85</sup>又名《爲霖和尚餐香錄》<sup>86</sup>、《餐香錄》<sup>87</sup>。書記太泉錄，卷首有爲霖道人自序二篇。首篇爲康熙六年(1667)作。提到：「余住山方三年(1660年)，其上堂語要，林涵齋居士已序而刊之」<sup>88</sup>，可見此書乃是1660-1667年間的作品。而第二篇自序，比第一篇文字大體相同，長度則要簡略得多。依此序看來，此錄有可能在1660-1667年之間曾一度刊行過。卷上收有上堂、

---

山爲霖禪師語錄》，由版心來看，所謂《鼓山錄》應即是此書。其卷上開頭云：「順治十五年(1658)正月初二日師於首座寮受眾請繼主先老和尚法席」即是元賢入寂的次年，道需受眾請而成爲鼓山的新任住持。此二卷本每紙18行(半紙9行)，每行20字，含有林之蕃序6紙、目次1紙、上卷66紙、下卷68紙。卷下末有刊記。但略有蛀食。內文似仿鼓山版刻，但附有和訓。

<sup>83</sup> 以上依 R no.1。

<sup>84</sup> ZZ54a10-15。

<sup>85</sup> SZ 及 ZZ53d 作二卷，H 唯作八卷，B1.104b-c 及 ZM4c 作二卷或八卷。

<sup>86</sup> ZZ53d。

<sup>87</sup> H，見 SZ72.1440.673b10。

<sup>88</sup> SZ72.1439.592a。若林之蕃即林涵齋，則此書有可能指的就是「《鼓山錄》六卷」。因此可知《鼓山錄》刊行於道需住山(1658)後三年，即1660年。

小參，卷下則收紀賢傳、記、序、題跋、疏、文、偈、贊、銘、佛事。「文」中有〈普勸念佛放生文〉及〈普勸念佛文〉<sup>89</sup>，可知道霈之重視淨土行。以上三錄，在鼓山。

#### 四、開元錄

《為霖和尚泉州開元語錄》，一卷。侍者等炤方桂同錄，康熙己巳(二十八年，1689)再刻。<sup>90</sup>略作《開元錄》，在溫陵成。<sup>91</sup>

#### 五、靈石錄

《為霖和尚靈石俱胝禪寺語錄》，一卷，記室大光錄。<sup>92</sup>略作《靈石錄》，在玉融成。<sup>93</sup>

#### 六、旅泊菴稿

《為霖禪師旅泊菴稿》<sup>94</sup>，四卷。後附《禪海十珍》一

<sup>89</sup> SZ72.1439.631c-632a, 632a-c。

<sup>90</sup> R no.2, 龍池清[1929:815]。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古籍善本書目》(p.384a,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年), 載有:「為霖和尚泉州開元語錄一卷 清釋等炤等錄 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本(一冊 231.291/8897)」。

<sup>91</sup> H, 見 SZ72.1440.673b10-11。

<sup>92</sup> R no.3, 龍池清[1929:815]。

<sup>93</sup> H, 見 SZ72.1440.673b11。

<sup>94</sup> 這是 SZ 的目次及外題名稱, 見 SZ72 的目次 p.7, no.1442。ZM4c-5a 則將〔為霖禪師〕括弧括起來。

卷<sup>95</sup>，今另目<sup>96</sup>。原名似為《旅泊菴稿》<sup>97</sup>，卷首有康熙甲子(1684)年上浣溫陵龔錫瑗及康熙二二(1683)年富沙謝宏鐘兩人的序<sup>98</sup>。內容依序是：卷一，〈重興白雲崇梵禪寺語錄〉<sup>99</sup>，弟子太泉錄；及〈開元廣福諸錄〉，弟子等純、興燈同錄。卷二，〈寶福禪寺語錄〉，弟子心亮錄，以上皆「法語」；及頌、紀賢傳、十玄談提綱著語<sup>100</sup>等。卷三，以下皆「雜著」，序

<sup>95</sup> BT no.5, B 1.104a-b 依 Z 立目，作《為霖禪師旅泊菴稿附禪海十珍》。

<sup>96</sup> 在 SZ72.1442.723b-730b。依 BT no.18, B 6.387c,《禪海十珍》有元祿八年刊本，及寫本。又依 ZM 248c, 有清康熙二六(1687)年刊本(駒大 103-19, 應是此刊本之後副本)、光緒三一(1905)年金山江天寺刊本，及元祿八(1695)年京都麩屋林傳左衛門刊本(駒大 103-3, 103-3A, 似是後副本，內容全同鼓山本，為其翻刻，而加入和訓)。又見 ZZ 674c。主要還是因為有道需清康熙二六(1687)年的序(SZ 72.1442.723b) 刊，及 H, SZ 72.1440.673b12 單行，故而另目。

<sup>97</sup> SZ 72.1442.684a-723a, 其序及卷題皆作《旅泊菴稿》。又 H, SZ 72.1440.673b12 亦同。又 BT no.43, B 11.236b 有寫本存, ZM 4c-5a 有駒大所藏(123-71)元祿五(1692)年京都銅駝坊勸道軒刊本作四卷五冊，卷四分爲二冊，並附有和訓。但無《禪海十珍》。又見 ZZ 1290c。

<sup>98</sup> SZ 72.1442.684a-b, 684b-685a。

<sup>99</sup> SZ 72.1442.685b-688c, 首有「師於康熙七(1668)年冬十月念一日進寺」之語。

<sup>100</sup> 〈同安察禪師十玄談提綱著語〉，有序，未云「康熙壬戌(二一，1682年)首夏非家叟道需題於寶福山中」(SZ 72.1442.693c)。



31 篇，又有〈華嚴經疏論纂要序〉<sup>101</sup>等，弟子淨煥錄。卷四，弟子心亮錄，有題跋 12 篇，文 7 篇，書 2 篇，記 4 篇，贊 46 首，銘 8 首，偈 102 首，疏 11 篇<sup>102</sup>，聯 19 首。與《法會錄》同在建州諸處成<sup>103</sup>。

### 七、法會錄

《雲山法會錄》<sup>104</sup>，或作《為霖禪師雲山法會錄》<sup>105</sup>、《為霖道需禪師法會錄》<sup>106</sup>、《法會錄》<sup>107</sup>，一卷<sup>108</sup>。優婆塞弟子謝大材、潘道靖、黃大廣同錄。乃住錫於富沙白雲<sup>109</sup>廨院所成。卷首有〈法會錄序〉一文，今殘<sup>110</sup>，當校餘本補之。

<sup>101</sup> SZ72.1442.694c-695b。

<sup>102</sup> 有〈起手華嚴經疏論纂要加被疏〉(SZ72.1442.720b-c)，及〈刻華嚴經疏論纂要告成禮懺謝恩疏〉(SZ72.1442.721c-722a)。

<sup>103</sup> H，見 SZ72.1440.673b11-12。

<sup>104</sup> BTno.25，B 1.232b，有京都大學藏寫本。又 ZM4c 亦同。今依此二及 SZ72.1441.674c 卷題為本。

<sup>105</sup> BTno.1，B 1.103d。

<sup>106</sup> SZ72.1441.674b-683c 之外題。

<sup>107</sup> H，見 SZ72.1440.673b12。又 SZ72.1441.674b 之序題。

<sup>108</sup> BTno.1，B 1.103d 作「一卷或三卷」。

<sup>109</sup> SZ72.1441.681c〈李偉吾居士五十慶九文〉首有云：「余來富沙白雲，興建覺皇寶殿…」。

<sup>110</sup> SZ72.1441.674b 及其註 1。

## 八、還山錄

《鼓山爲霖禪師還山錄》<sup>111</sup>，或作《鼓山爲霖道需禪師還山錄》<sup>112</sup>、《爲霖道需禪師還山錄》<sup>113</sup>、《爲霖禪師還山錄》<sup>114</sup>、《還山錄》<sup>115</sup>，四卷。卷首有元祿癸酉(1693)玄光的〈刻支那鼓山爲霖禪師還山錄序〉<sup>116</sup>，及康熙戊辰(二七年，1688)溫陵太航龔錫瑗的〈還山錄序〉<sup>117</sup>。卷四末，則有康熙戊辰(二七年，1688)非家叟(道需)的跋題<sup>118</sup>，及元祿癸酉(1693)薩州(鹿兒島縣)玉龍山福昌禪寺壽山堯祝的〈刻支那福州鼓山爲霖禪師還山錄後序〉一文<sup>119</sup>。此錄當是道需由寶福寺重回鼓山住持之時(1684)，到康熙戊辰(二七年，1688)之間的

---

<sup>111</sup> SZ72.1440.644b 玄光序題，及內文各卷卷題。BT no.12，B 2.351a，元祿六(1693)年刊本，上野圖書館、駒澤大學藏。

<sup>112</sup> ZM 4c，元祿六(1693)年勸道軒刊本，駒大藏(123-34)，四卷一冊，附和訓。

<sup>113</sup> SZ72.1440.644b-674a 外題。BT no.6，B 1.104b。

<sup>114</sup> BT no.2，B 1.103d，即駒大藏本。ZZ 54a2-10。

<sup>115</sup> H，見 SZ72.1440.673b10。又 SZ72.1440.644c 之龔錫瑗序題。BT no.10，B 2.102b，即 SZ72.1440 本。

<sup>116</sup> SZ72.1440.644b-c。

<sup>117</sup> SZ72.1440.644c-645b。

<sup>118</sup> SZ72.1440.673c。

<sup>119</sup> SZ72.1440.673c-674a。

語錄。內容是：卷一，上堂，侍者興燈錄。卷二，示眾，侍者心亮錄。卷三，佛事、偈、贊，侍者法雲錄。卷四，雜著，有序、題跋、記、及自傳〈旅泊幻蹟〉<sup>120</sup>，侍者性朗錄。此下二錄，皆在鼓山。

另外，在玄光的序裡，提到了道需在海內外的影響力毋遠弗屆的情況時，引壽山堯祝的話說：「鼓山大師，言不羨乎行，行無不充乎言，所以內之則震旦國，外之則日本、琉球，未曾有間然乎大師之言行。則初祖所謂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者，今日非鼓山大師而誰歟！」<sup>121</sup>隨著近年琉球（沖繩）佛教研究的進展<sup>122</sup>，有關道需禪法的東傳，將會備受矚目的。

### 九、續還山錄

《鼓山為霖禪師續還山錄》，四卷，記室如壽、侍者性朗、法日、寂機錄<sup>123</sup>。此錄當是道需最晚年的語錄，所收應是自康熙戊辰（二七年，1688）至康熙壬午（四一年，1702）遷化為止。

<sup>120</sup> SZ72.1440.671-673b。

<sup>121</sup> SZ72.1440.644b16-c1。

<sup>122</sup> 村井章介[1994]，琉球沖繩研究會[1996,1997,1998,1999,2000]，多田孝正『准提信仰の形成とその思想基盤』（東京大學文學博士論文）。

<sup>123</sup> R no.4，龍池清[1929:815]。

## B 集古類

### 十、聖箭堂述古

《聖箭堂述古》，一卷。<sup>124</sup>約二萬餘字，略有評語。卷首有己亥（明永曆一三、清順治一六，1659）布衲道需的敘文<sup>125</sup>。當在鼓山成之。收有宏智正覺僧堂記、大般若經、性空菴主、惠洪覺範畫浪軒記、宏智正覺、嵩嶽圓珪、雲門匡真、寶誌十二時頌、汾陽善昭、香巖、死心頌、芙蓉道楷、大寶積經、靈源惟清、後分大涅槃經、黃龍清、明教契嵩題遠公影堂文、蔣山贊元、羅湖野錄、圭峰宗密、汾陽善昭十五家宗風歌、永明延壽宗鏡錄、圓悟禪師、大洪報恩、汾州大達無業國師、大智度論、善慧大士四相頌、移刺真卿丞相（湛然居士）、大珠和尚、菩提達磨略辯大乘入道四行、六祖大師、僧亡名息心銘，共 32 則。

### 十一、禪海十珍

《禪海十珍》，一卷。<sup>126</sup>卷首有康熙丁卯（二六年，1687）

---

<sup>124</sup> SZ73.1455.444c-459a。BT no.15，B 5.376b-c，有京都大學藏寫本。ZM 208c，有明永曆一三(1659)年刊本，及駒大藏寫本（149-29）。又見 ZZ 564c。H，見 SZ72.1440.673b12-13。

<sup>125</sup> SZ73.1455.444c。此序文亦收於《鼓山錄》卷下，駒大藏本卷下 45 至 46 紙。

<sup>126</sup> 參考註 95,96。又見 ZZ 674c。

夏首安居日道霈題於聖箭堂的〈集禪海十珍小序〉<sup>127</sup>，卷末有高兆於白雲堂寫的跋文<sup>128</sup>。由序之時地來看，此書有可能成於還住鼓山之後。內收十篇禪門名著，而略加論評。其篇目為：七佛偈、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入道四行<sup>129</sup>、三祖僧璨大師信心銘<sup>130</sup>、六祖大鑿禪師二種三昧、永嘉真覺禪師證道歌、石頭希遷禪師參同契、鎮州臨濟義玄和尚法語、洞山良价禪師寶鏡三昧、同安察禪師十玄談<sup>131</sup>、浮山遠禪師九帶<sup>132</sup>。

## C 懺悔法

### 十二、八十八佛懺

<sup>127</sup> SZ72.1442.723b。

<sup>128</sup> SZ72.1442.730b16-23。

<sup>129</sup> 此篇 BTno.14，B5.247b 有目。

<sup>130</sup> 此篇 BTno.17，B6.170b 有目，作《信心銘看話》一卷，道霈述，其依據為《禪籍目錄》。但是 ZM218c 則作：《信心銘著語》一冊，所依為《禪宗辭典》，而註云：神保云「旅泊著語」，前目作「看話」者非。也就是說，B6.170b 的《信心銘看話》（及《禪籍目錄》）是錯的，因為這本來是「旅泊（道霈）」的「（信心銘）著語」，所以不應稱作《信心銘「看話」》。說來說去，《信心銘著語》其實只是把道霈的《禪海十珍》裡的這篇〈三祖僧璨大師信心銘〉及其論評獨立成一部書而已。

<sup>131</sup> 參考註 100。

<sup>132</sup> 此篇 BTno.36，B9.217c 有目。

《集八十八佛洪名寶懺》，一卷，道需集，比丘興會上梓。<sup>133</sup>或略作《八十八佛懺》<sup>134</sup>。

### 十三、準提懺

《準提懺法》，一卷。<sup>135</sup>略作《準提懺》<sup>136</sup>。

## D 修淨業類

### 十四、淨業常課

---

<sup>133</sup> R no.9, 龍池清[1929:816]。

<sup>134</sup> H, 見 SZ72.1440.673b13-14。

<sup>135</sup> 會性《大藏會閱》四(461,台北:天華,1979年)。另外駒大藏本《鼓山錄》卷下收有此懺法之序文(46紙-47紙。),說到成書因緣如下:「……但世傳准提懺,未合本經,識者不韙。有魁軒居士張君者,古萊人也。僑居建州有年。好善樂施,日與諸上善人勤修淨業。既刻准提佛母像印施,又抱准提懺本詰予請訂,將鋟梓以行。予嘆其身處塵勞而心存大法,又能矻矻然推以及人,謂非於佛法中深有信入疇克爾。故不辭荒陋,為考大藏中諸准提經、大乘莊嚴寶王經及持明藏、《顯密圓通》等數本經論,重為訂定,凡例五科。一、修供養,諸懺儀式也。二、禮敬,求三寶加庇也。三、持咒,本所宗也。四、讚歎,植福田也。五、懺悔等,滅罪相而發大心也。其中皆用當部成言,更不附益他典,以混濫本法,亦不別製唱念以執熱鬧觀聽,惟務令行人至誠惻怛依法修持,然後咒得懺而益靈,懺得咒而益淨。懺咒之功不可思議,而張君請訂鋟行之功亦不可思議。是為序。」

<sup>136</sup> H, 見 SZ72.1440.673b14。

《淨業常課》，一卷，<sup>137</sup>鼓山比丘道霈訂正，比丘興會上梓。<sup>138</sup>

### 十五、淨土旨訣

《鼓山為霖和尚示修淨土旨訣》<sup>139</sup>，一卷，或作《淨土旨訣》<sup>140</sup>。卷首有康熙甲子(二三年，1684)上浣溫陵龔錫瑗的序，與龔錫瑗序《旅泊菴稿》同年。<sup>141</sup>序有云：「寶福霖公大師，親承鼓山法印，坐道場二十餘年。宗風遠播，法雨遐霑，真一時禪海哉。乃提唱之餘，極讚淨土。師嘗有言曰：『老僧志在宗門，行在淨土』。旨哉斯語！蓋與天台永明諸師密修顯化，若出一轍者矣。余早沈世網，晚慕空宗。辛酉(1681)之春，曾有淨土八問，蒙師剖晰。是秋復承遠寄旨訣一書」<sup>142</sup>。

<sup>137</sup> H，見 SZ72.1440.673b14。

<sup>138</sup> R no.8，龍池清[1929:816]。

<sup>139</sup> SZ62.1171.22c-31a，其內首題(23b)。BTno.11，B2.351a，貞享四(1687)年刊本。關於此書與下書，筆者於2001年曾撰〈為霖道霈禪師的淨土觀——以《淨土旨訣》與《續淨土生無生論》為中心〉一文，尚未刊出。文中曾參考了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此二書之鼓山本。其中後者是民國五年的鼓山重刻本。

<sup>140</sup> H，見 SZ72.1440.673b14-15。ZM215a，為Z本。BTno.16，B6.76c-d，有貞享四(1687)年刊本及寫本等。又SZ62.1171.22c序題及外題。

<sup>141</sup> 參見註42，及SZ62.1171.22c-23a。

<sup>142</sup> SZ62.1171.22c。

此書內收：溫陵龔岸齋居士請示修淨業法語 8 則、答岸齋居士淨土八問、淨土普說、示德彰禪人、示惟祥禪人、示黃蓮實道者、普勸念佛文<sup>143</sup>、普勸念佛放生文<sup>144</sup>、重刻龍舒居士淨土文序<sup>145</sup>、重刻天如禪師淨土或問序<sup>146</sup>、答張確菴太史書、唐善導和尚勸念佛偈、演善導和尚普勸念佛偈八句句各一首、示念佛偈、西方三聖贊、阿彌陀佛贊爲謝簡生居士作。<sup>147</sup>

#### 十六、續淨土生無生論

《續淨土生無生論》，一卷。<sup>148</sup>乃是幽溪傳燈《淨土生無生論》的再發揮。論末有道霈康熙丁酉(1687)寫的成書緣起之跋文，亦有緣於溫陵龔明府岸齋居士之處。光緒年版《淨土十要》所收本後，有可菴比丘化杰的跋文。<sup>149</sup>

<sup>143</sup> SZ 62.1171.27c-28b。此文亦收於《餐香錄》卷下(SZ 72.1439.632a-c)。

<sup>144</sup> SZ 62.1171.28b-29a。同上註，SZ 72.1439.631c-632a。

<sup>145</sup> SZ 62.1171.29a-b。此文亦收於《還山錄》卷四(SZ 72.1440.665a-b)。

<sup>146</sup> SZ 62.1171.29b-c。此文亦收於《餐香錄》卷下(SZ 72.1439.627a-b)。

<sup>147</sup> SZ 62.1171.23a 目次之篇名與內文略有出入，今全依內文者。

<sup>148</sup> H，見 SZ 72.1440.673b15。BT no.29，B 7.94a-c 作存於淨土十要第三。但 Z 及 SZ 本《淨土十要》皆未見有收。察 B 7.94a-c 所據《淨土十要》本，乃清光緒二十(1894)年刊本，至今仍未入藏。此刊本於 1930 年經印光大師重版，近年佛光出版社印行的《淨土十要》(1980)亦收此書。

<sup>149</sup> 以上皆依 B 7.94a-c 所述。



## E 註釋類

## 十七、心經請益說

《般若心經請益說》，一卷，<sup>150</sup>略作《心經請益說》。<sup>151</sup>鼓山沙門道霈說，弟子太光、源深等同錄。依卷首說：「康熙庚戌(九年，1670)臘月八日爲諸戒子說戒畢，次日室中方焚香靜坐，與空王老子打葛藤，而孤月、毒海、玄印、德光諸禪人，叩關作禮，請益心經大旨」<sup>152</sup>，因此道霈隨請而說。卷末云：「次日諸禪人同錄其說呈覽，且將謀災木以公諸人人。余嘉其志，乃爲釐正而歸之，遂名其說曰請益云」<sup>153</sup>。之後附有〈附補喻彌陀集般若心經句爲頌有引〉<sup>154</sup>。而卷末題後，有貞享丁卯(1687)薩州福昌住持覺海澄圓的合刻題跋〈般若心經指掌請益說合刻跋〉<sup>155</sup>。

## 十八、佛祖三經指南

<sup>150</sup> SZ 26.563.909b-912b。BT no.35，B 9.68c。ZM 387b，有貞享四(1687)年京都山城屋五郎兵衛刊本，與元賢《般若心經指掌》合刊。

<sup>151</sup> H，見 SZ 72.1440.673b15-16。BT no.28，B 6.153d。

<sup>152</sup> SZ 26.563.909b4-6。

<sup>153</sup> SZ 26.563.912a11-13。

<sup>154</sup> SZ 26.563.912a13-22。

<sup>155</sup> SZ 26.563.912b。元賢《般若心經指掌》今收於 SZ 26.558.888c-890b，亦參見 ZM 386c-387a「般若心經指掌」條。

《佛祖三經指南》，上中下三卷。<sup>156</sup>內收《佛說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瀉山大圓禪師警策》之指南各一卷，亦皆各有別行本，作《四十二章經指南》一卷<sup>157</sup>、《佛遺教經指南》一卷<sup>158</sup>、《瀉山警策指南》一卷<sup>159</sup>。富沙釋道霈述。卷首

<sup>156</sup> SZ 37.675.794a-814c。BT no.37, B 9.309c, 有明治一〇及一二年刊本。ZZ 1088c-1089a。H, 見 SZ 72.1440.673b16。ZM 418b, 標題雖作《冠註佛祖三經指南》，但是第一種版本的二冊寬文三(1663)年(日本禪宗年表作六年)京都林傳左衛門刊本，是否有「冠註」，則不無疑問。「冠註」本，有貞享二(1685)年京都柳枝軒(亦有作小林半兵衛)刊的三卷一冊鼈頭本，東京金地院明治十(1877)年再刻三卷一冊首書本(於上野亦有明治十二年刊者)，京都出雲寺文次郎明治二十年刊三卷二冊町元吞空註的增冠傍註本(BT no.38, B 9.309c 的第二條《佛祖三經指南》指的即是此本，有明治十九及二十年刊本)，名古屋梶田勘助明治二十年刊三卷三冊古田梵仙註的增冠本。註解本方面，ZM 418c 有著者不明的寶永四(1707)年二卷二冊《佛祖三經指南私考》的寫本(亦見 B 9.309d, 書名誤作《佛祖三經別考》，內題誤略為《四十二章經指南私考》)，及京都河合文港堂於明治二十八年刊山口一龍《佛祖三經指南略解附坐禪儀講義》一冊(亦見 B 9.309c)。

<sup>157</sup> BT no.12, B 4.195c, 即收於町元吞空註的《增冠傍註佛祖三經指南》乾冊之內者。ZM 154a, 為冠註本《四十二章經指南》，昭和八(1933)年東京森江書店刊(亦見 BT no.24, B 12.268d-269a, 但是著者誤植為「為霜通霈」)。

<sup>158</sup> BT no.39, B 9.345c-346b。B 9.346b 的《佛遺教經指南》，是《增冠佛遺教經指南》，有刊本及明治十七(1884)年刊本。ZM 422c 《冠註佛遺教經

有永覺元賢的序<sup>160</sup>，及道霈於福王弘光元年(順治二年,1645)的自序<sup>161</sup>，說：「霈弱冠始禮老和尚於荷山，和尚愍其愚鈍，首授是經。且俾力行，迨今十餘季所矣」<sup>162</sup>。其自序後，有「凡例」5則<sup>163</sup>，前三是：「一、《四十二章經》，遂師所解之本，視藏本為少異。《竹窗》嘗辯之，謂遂師之本，文義俱暢，而藏本頗為未安，故今亦宗遂本。一、《遺教經》，馬鳴有論，孤山有疏，世不傳。近所傳者，宋淨源法師疏論節要而已。而雲棲和尚嘗為之補註，今憑之以作解。一、《滙山警策》，言似近而意實遠，文似複而脈實貫。近為註者，凡一二家，殊多浮泛，不達作者之心，故余僭更註之」<sup>164</sup>。可見道霈這時期頗受雲棲株宏的影響。

#### 十九、舍利塔號註

《舍利塔號略註》<sup>165</sup>，一卷，略作《舍利塔號註》<sup>166</sup>。

---

指南》諸本，即全同收於 ZM 418b《冠註佛祖三經指南》之內者。

<sup>159</sup> ZM 5b。BT no.9, B 1.105a-b。

<sup>160</sup> SZ 37.675.794a。

<sup>161</sup> SZ 37.675.794a-c。

<sup>162</sup> SZ 37.675.794b14-16。

<sup>163</sup> SZ 37.675.794c-795a。

<sup>164</sup> SZ 37.675.794c3-11。

<sup>165</sup> B 4.372c，有《舍利塔號略註》，一卷，存，於龍谷大學及京都大學有藏，是光緒元(1875)年刊本，但不列著者。筆者由緊接其後的書即元賢

當是對永覺元賢《禮釋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塔寶號》(略稱《舍利塔寶號》)<sup>167</sup>的註釋。

#### 二十、發願文註

《福州鼓山爲霖禪師發願文並註》，一卷<sup>168</sup>，略作《發願文註》<sup>169</sup>。弟子法雲錄，康熙二七(1688)年刊。

### F 往復書問類

#### 二十一、筆語

《鼓山爲霖禪師筆語》，一卷<sup>170</sup>，略作《筆語》<sup>171</sup>。弟子太泉錄。

### G 纂述類

---

著的《舍利塔寶號》(內題《禮釋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塔寶號》)的說明來推測，這本作者不明的書，應該就是爲霖道霈著的《舍利塔號註》。而原書之全名，有可能是《禮釋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塔寶號略註》。

<sup>166</sup> H, 見 SZ72.1440.673b16。

<sup>167</sup> B4.372c-d, 一卷, 存, 亦與《舍利塔號略註》一樣, 皆於龍谷大學及京都大學有藏, 且同是光緒元(1875)年刊本。

<sup>168</sup> R no.7, 龍池清[1929:816]。

<sup>169</sup> H, 見 SZ72.1440.673b16-17。

<sup>170</sup> R no.5, 龍池清[1929:815]。

<sup>171</sup> H, 見 SZ72.1440.673b17。

## 二十二、護國仁王般若經合古疏

《護國仁王般若經合古疏》，三卷。<sup>172</sup>或作《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合疏》<sup>173</sup>、《仁王般若經合疏》<sup>174</sup>、《仁王般若合疏》<sup>175</sup>、《仁王經合疏》<sup>176</sup>、《合刻仁王護國般若經疏》<sup>177</sup>、《合仁王經疏》<sup>178</sup>等。是將智者大師的疏合入經中。此疏在中土本已失傳，北宋元豐初年由日本再傳入。<sup>179</sup>卷首有日本刊行本元祿壬午(1702)年下澆天台山亮潤大雲的〈鐫仁王般若經合疏敘〉<sup>180</sup>，及崇禎甲申(順治元，1644)年永覺元賢寫

---

<sup>172</sup> H，見 SZ72.1440.673b19-20。此疏收於 SZ26.513.132a-188c。此疏之再註，有光謙(1652-1739)的《仁王般若合疏講錄》三卷(B 8.394c，刊於享保十七(1732)年，亦收於《大日本佛教全書》6)。

<sup>173</sup> BT no.32，B 8.391d-392a，有正德三(1713)年刊本。

<sup>174</sup> BT no.34，B 8.395a，有元祿十五(1702)年及正德三(1713)年刊本。又亮潤大雲的序題，SZ26.513.132a1。SZ26.513.133a-b 之目錄首尾題，但註云：目錄新作。

<sup>175</sup> BT no.33，B 8.394b-c，有大正大學等藏本。

<sup>176</sup> BT no.31，B 8.385c，有元祿十五(1702)年及正德三(1713)年刊本。又 SZ26.513.132a-188c 的外題。

<sup>177</sup> SZ26.513.132b1，元賢的序題。

<sup>178</sup> SZ26.513.133b5 之凡例題。

<sup>179</sup> 晁說之〈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序〉，SZ26.513.133a1。

<sup>180</sup> SZ26.513.132a。

的〈合刻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序〉<sup>181</sup>，乃至附有北宋政和二(1112)年晁說之的〈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序〉<sup>182</sup>。道霈則撰有〈合仁王般若經疏凡例〉7則，以說明其編纂的方法。<sup>183</sup>其第6則說：「一、宋紹定(1228-1233)間，有善月法師撰神寶記以通疏。今疏文間有肯綮難解者，略引一二。或記有所未詳，則又竊附管見，並細書頂上」。<sup>184</sup>等於是頭註本，今本則將此頭註改置於每頁底。而其第1則提到了經疏合帙的理由，頗能適時應物，道霈說：「一、經疏異帙者，古制也。以割裂聖經，恐簡褻故。然而猶割裂者，有二意。一、異帙者，封閉藏中，能探討者有幾人？今合唯一帙，使窮陬僻壤皆得見故。二、異帙者，經疏不相聯屬，非宿學未易尋繹。今合唯一帙，使讀者繇科以入經，繇經以入疏，繇疏以會理，綱目整齊，脈絡調鬯。雖蒙學之士，亦可溯流問源也。是則功大而過小，故合之」。<sup>185</sup>此疏之本文前，附有《仁王護國般若

<sup>181</sup> SZ 26.513.132b-c。此序亦收於《永覺廣錄》卷十四，SZ 72.1437.462a-b，〈合仁王護國經疏序〉。

<sup>182</sup> SZ 26.513.132c-133a。

<sup>183</sup> SZ 26.513.133b-c。

<sup>184</sup> SZ 26.513.133c5-7。

<sup>185</sup> SZ 26.513.133b6-12。

波羅蜜經疏科》<sup>186</sup>，卷末則附有海極督刻、興課較對、興理錄稿等語。<sup>187</sup>

### 二十三、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略

《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略》，三卷。<sup>188</sup>又作《金剛經疏論纂要刊定記略》<sup>189</sup>。目前僅〈金剛經疏論纂要刊定記略序〉<sup>190</sup>已知現存。由序文可知，此書成於乙卯至丙辰(1675-6)年間，刊於丁巳(1677)年。是將圭峰宗密的《金剛經疏論纂要》及長水子璿的《金剛經疏論纂要刊定記》略編而成。<sup>191</sup>

### 二十四、華嚴疏論纂要

《華嚴經疏論纂要》，一百二十卷。<sup>192</sup>又作《華嚴疏論纂

---

<sup>186</sup> SZ 26.513.134-141。

<sup>187</sup> SZ 26.513.188c5-7。

<sup>188</sup> H，見 SZ 72.1440.673b18-19。

<sup>189</sup> SZ 72.1442.697a-b，《旅泊菴稿》卷三之序題。

<sup>190</sup> SZ 72.1442.697a-b。

<sup>191</sup> SZ 72.1442.697a-b。

<sup>192</sup> BT no.26，B 3.24b-c，有大正大學藏康熙十八(1679)年刊本，及高野山大學藏民國十九(1930)年刊本。但是根據張曼濤[1965:257b，註 2]提到，上海內山書房的內山氏在其《上海霖雨》中說，弘一大師影印的《華嚴經疏論纂要》25部，其中的12部(張氏[1965:255b5]誤作15部，參見鎌田茂雄[1991])由上海內山書房寄給日本各大學圖書館及名寺，其名單是：東大、京大、大正大、大谷大、龍谷大、高野大，京(?)東福寺、妙心寺、黃檗山萬福寺、延曆寺、法隆寺、寬永寺。高野山

要》<sup>193</sup>、《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論纂要》<sup>194</sup>。卷首有「清涼觀國師像」、「栴柏李長者像」，道需並爲之作贊。<sup>195</sup>比起編纂《法

---

大學既在其中，現在其所藏又只有一部，顯然就是這 12 部的其中一部。至於爲何有康熙十八(1679)年刊及民國十九(1930)年刊的問題，這是因爲此書的初刊在康熙十八(1679)年（卷二末有一部份於光緒元年補版），而由弘一大師於民國十九(1930)年刊再刊之故。另外，ZM 81a 有目，爲一百二十卷四十八冊，光緒元(1875)年重修（康熙十九(1680)、二十二(1683)年刊後刷）本。此亦應爲弘一大師所贈本，參見鎌田茂雄[1991]之說明，但「康熙十九(1680)、二十二(1683)年刊後刷」則待考。近日筆者請教駒澤大學圖書館員得知此語應是《新纂禪籍目錄》的編者小川靈道所加入於書首的說明。

<sup>193</sup> H，見 SZ72.1440.673b18。

<sup>194</sup>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論纂要》，現行普慧大藏經會刊本之外題及各卷卷首題等均作此題。

<sup>195</sup> 《纂要》上，新目錄 p.19-20，像似已重畫，贊亦似已重新打字。其贊如下：

清涼觀國師像  
乘願而來續佛慧命  
入法界海佩毘盧印  
東流聖教非師莫定  
雜華大經非師孰正  
疏之鈔之字字心鏡  
涌真法乳哺真法胤  
萬年堅冰毛骨清涼  
私淑弟子道需拜贊



華文句纂要》時序作「康熙乙亥(1695)冬復月長日私淑比丘道需拜書」來，由道需此二贊題皆作「私淑弟子道需拜贊」來看，道需雖然也私淑智者大師，但是仍以澄觀及李通玄為景仰之師，而自稱為「弟子」。接著在此卷首二像及贊之後，有道需〈華嚴經疏論纂要序〉<sup>196</sup>，此序雖亦收於《旅泊菴稿》卷三<sup>197</sup>，但後者缺最末之文，其缺文前者俱載如下：「今於經前先示大意，凡六段。<sup>198</sup>使稍知梗概。然後臨文，則井然有序也。其智力有餘者，自當博閱疏論全書。此但撮其旨要耳。

棗柏李長者像

生為帝胄隱於方山

掀如來藏破祖師關

即俗而真即事而理

論法界經字字歸己

天女送供猛虎馱經

心境俱寂游雜華林

一念無生超賢越聖

當陽拈出毘盧正印

私淑弟子道需拜贊

其中，「涌」字鎌田茂雄[1991:142]所引原刻版作「湧」。經筆者查東京大學所藏本後，得知鎌田所引的「湧」字並非原刻本的字，而是誤植。

<sup>196</sup> 《纂要》上，卷首內文 p.1-2。

<sup>197</sup> SZ72.1442.694c-695b。

<sup>198</sup> 此即《纂要》上，卷一「懸示」的部份(p.11-30)，舊以十門釋經，今道需僅開六門。每一段引疏論之後，並加論評，即「評曰」以下者是。

時康熙七(1668)年歲在戊申四朔旦道需書於聖箭堂」。<sup>199</sup>

而此序中，道需略述其究心華嚴及纂疏論的過程，今略引於下：

…其八十卷經，清涼國師有疏鈔，囊柏長者有論，世所盛行。疏鈔則窮源極委，章分句析。不唯是此經標準，實乃如來世尊一代時教之標準也。論則廣論佛意，會歸自心。不唯是此經闡奧，實乃宗門之闡奧也。禪者喜讀論而不知疏鈔之廣大精微。講者喜讀疏鈔而不知論之直截痛快。兩者皆失之也。道需年二十五，始遇華嚴。如貧獲摩尼，饑餐王饍。悲喜踊躍，無以云喻。昔人謂亡軀得其死所，竭思有所歸，斯言不我欺也。遂矢志生生依經修證。自是涵泳經文，研窮疏論，餘三十年，粗知門戶次第。但疏論異旨，悟者難於和會。文言廣博，讀者憚於浩繁。於是不揣漫於疏論，纂其精要，合註本經。竊欲令大地含生，凡厥有心者，同入斯門。啟自心文殊決擇妙慧，圓自性普賢恆沙功德。願周法界，則毗盧是師。果辦一生，則善財為友。於一毛端，頓周塵刹，參禮知識於剎那際，徧窮劫海，津濟群生。仰報佛恩，少盡悲願云爾。<sup>200</sup>

<sup>199</sup> 《纂要》上，卷首內文 p.2。鎌田茂雄[1991]裡，只引《旅泊菴稿》卷三的〈華嚴經疏論纂要序〉，而未言及《纂要》的道需序及兩者的差異。

<sup>200</sup> 《纂要》上，卷首內文 p.1-2。此文下接上所引文。鎌田茂雄[1991]裡把「餘三十年」，解讀成「三十餘年」，但依道需撰文時間為康熙七年(1668)來算，這時他是五十四歲，而從二十五歲到這年，頂多也不過三十年。

道需序之後，有潯陽熊官梅的〈補刊華嚴經疏論纂要序〉<sup>201</sup>，其補刊之經過略舉如下：「惟是康熙初年，鋟板流傳，今百有餘歲。前乎此者護持未善，故其板殘缺頗多。而度板之永通齋及經樓，又災於風。今之維新者，余所重葺也。了堂法師銳志中興，百廢俱舉。尤疚心於是經之缺，而商於余。謂毗盧心印，慧命攸關。倘不補刊，心傳將絕。余惟人能宏道，法假人傳。師欲圓成勝果，護此寶藏。余敢不益勵前修，襄茲善舉。計缺頁二千二百九十有五。缺字九十一萬八千有奇。亟屬法師敬付剞劂。始事於嘉慶丙寅(1806)孟夏，閱歲告成」。<sup>202</sup>

此補刊序後，有閩富沙桂林謝旌（大材）<sup>203</sup>於康熙十九（庚申，1680）年寫的〈書刻華嚴經疏論纂要緣起〉<sup>204</sup>，其有關成書經過略引如下：「大師雖主持宗門，而平生游泳華嚴，棲心法界。觀其志願廣大，乃與毗盧、文殊、普賢及諸聖師，聲氣相同，臭味相似，無間然矣。故四十餘年以來，探討清涼疏鈔，研窮棗柏合論。焚膏繼晷，手不釋卷。……故十載以來，躬自秉筆。刪繁取要，直註本經。命名曰《大方廣佛華

---

所以鎌田茂雄[1991]的讀法是不當的。

<sup>201</sup> 《纂要》上，卷首內文 p.2-3。

<sup>202</sup> 同上註。

<sup>203</sup> 道需為謝大材撰有〈奠謝純一老居士文〉以彰其勳業，文收《旅泊菴稿》卷四(SZ72.1442.708c-709a，說道：「其獨力任書華嚴疏論纂要，而又捐貲，領眾刊佈於世。是公之心存大法，修普賢行願之廣大智慧者也」。

<sup>204</sup> 《纂要》上，卷首內文 p.3-4。

嚴經疏論纂要》焉。……由是不揣綿力，首輸微貲，請先繕寫成書。然後募眾刊佈，以廣法施。蒙師不靳，慨然俞允。乃請王正先、熊子偉二名士，精心謄錄，成茲勝舉。起手於康熙戊午(十七，1678)夏六月，告竣於庚申夏六月」。<sup>205</sup>

至於為何這三篇序是這樣的順序，是在嘉慶補刊時將道需序移前，而補刊序置其後呢？還是有其他可能，還有待日後詳考。

而謝序後尚有〈清涼國師傳〉<sup>206</sup>及〈李長者傳〉<sup>207</sup>，這是何人所纂，何時刻入，亦難以確定。<sup>208</sup>

在此二傳記之後，有〈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論纂要目錄〉<sup>209</sup>。目錄後便是本文。其題作：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論纂要懸示卷第一

五臺山清涼國師澄觀疏鈔

太原方山長者李通玄論

---

<sup>205</sup> 同上註。

<sup>206</sup> 《纂要》上，卷首內文 p.4-5。

<sup>207</sup> 《纂要》上，卷首內文 p.6-7。

<sup>208</sup> 《纂要》上，卷首內文 p.7，〈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論纂要目錄〉的次行「第一卷 懸示」之下，有普慧大藏經會雙行小字校註，說：「此下原注云：『序二篇。道需序二紙，謝旌緣起二紙』。案：卷首尚有清涼國師及李長者傳」。這「原注」究竟何時加入也不得而知，如果是嘉慶年補刊序之後，序應有「三篇」才是。而為何在康熙至嘉慶間加入「注」，有待詳考。

<sup>209</sup> 《纂要》上，卷首內文 p.7-11。

閱鼓山私淑比丘道霈纂要<sup>210</sup>

而於其第一行「卷第一之」下，有普慧大藏經會雙行小字校註，說：「原本清初刊於鼓山。中經補版，別無他刻。今依補刊本重刊。但略易其行款排列。版心酌標品科。間有正訛考異之處，以「校」<sup>211</sup>字識之」。<sup>212</sup>

另外，《旅泊菴稿》卷四，收有多篇與《華嚴經疏論纂要》成書有關的詩、疏等。其目如下：

1. 起手寫《華嚴經疏論纂要》求加被疏<sup>213</sup>
2. 康熙戊午(十七, 1678)秋同謝純一居士在翠巖頂建大殿起手繕寫《華嚴疏論纂要》凡四閱月大殿告成纂要已終三十餘卷賦以志喜<sup>214</sup>

<sup>210</sup> 《纂要》上，p.11。

<sup>211</sup> 此「校」字，原版是在「校」字外加上一個方框。

<sup>212</sup> 《纂要》上，p.11。這裡所謂的「補刊本」，似是嘉慶補刊本。因為普慧大藏經會刊本裡，其卷二並無光緒元年重修補版的記錄留下來，所以鎌田茂雄[1991:140]裡所引駒澤大學藏本的註記之光緒元年重修補版，其同異為何尚待考察。又參見註 192。

<sup>213</sup> SZ 72.1442.720b-c。其文有云：「……敬擇康熙戊午(1678)年七月廿五日吉辰，正當發筆騰寫之初，虔設香供，具疏陳情。……更祈弟子謝大材等，晚景光耀，添福海之洪源；慧業維新，建法門之殊績。恩有普沐恩波，法界同霑法利。謹疏」。

<sup>214</sup> SZ 72.1442.718c。其詩為：

大方境量自重重，攝入毛端寶剎中。  
 插艸立成金色界，揮毫頓發雜華叢。  
 清涼釋法如天廓，棗柏論心似日東。

3. 康熙己未(十八, 1679)冬偕純一謝公過大雲菴建造後殿書寫《華嚴疏論纂要》兩功有成賦以志喜<sup>215</sup>
4. 熊子偉居士書《華嚴經疏論纂要》竟作此贈之<sup>216</sup>
5. 康熙癸亥(二十二, 1683)臘月八日刊刻《華嚴經疏論纂要》告竣賦以志喜<sup>217</sup>
6. 刻《華嚴經疏論纂要》告成禮懺謝恩疏<sup>218</sup>

由於〈刻《華嚴經疏論纂要》告成禮懺謝恩疏〉一文，是此書真正刻成得以刊行的說明，而道需多年的心願終於完

---

喜得與君相擇乳，同遊慧海渺何窮。

<sup>215</sup> SZ 72.1442.719b。其詩為：

建殿書經事等閒，相期扶杖過他山。  
微塵佛國非關造，一字法門何處刪。  
海墨淋漓濡且盡，梵宮突兀豎維艱。  
新詩寫就君長笑，留與兒孫一攬攀。

<sup>216</sup> SZ 72.1442.719b-c。其詩為：

海墨難書一字門，喜君三載竟微言。  
毫光吐彩成金軸，墨浪飛花潑梵園。  
不用伎求知息妄，惟修福智自培根。  
何時聚首深雲裏，再把遺編細較論。

<sup>217</sup> SZ 72.1442.719c。其詩為：

華嚴性海杳無邊，疏論慈航任往還。  
纂刻微言功已竣，弘通終古願尤堅。  
佛恩浩蕩誠難報，法澤汪洋實莫宣。  
勿謂當機人不見，善財依舊向南旋。

<sup>218</sup> SZ 72.1442.721c-722a。

成。其文俱錄如下：

伏以塵塵佛剎，莫非法界真源。字字靈文，盡是遮那智海。私淑聖師疏論，採集大部精醇。如水銀潑地，而珠珠皆圓；似瓊枝雕琢，而器器盡玉。大功云竣，具疏陳情。切念道需末法下凡，叨佛麻廕，衣食教誨，得出火宅之門；動止興居，常在清涼之境。慈恩浩蕩，法澤汪洋，游泳華嚴，纂述疏論。竊窺圓頓之旨，深植見聞之因。經歷六載，書刻告成。若非我佛愍念之恩，安成希有難思之業。雖捐軀而莫報，即殞命以何酬。唯資弘法之誠，少效輕埃之志。茲者將藏板於石鼓名山，期流通於閭浮末世。虔擇癸亥（1683）之年臘八之日，敬禮諸佛，少答鴻休。惟願此板，天龍護持，神人協相。俾舟陸而攸利，祈水火以無虞。庶法眼長存，心燈永耀，檀門衍慶，僧海歸宗。雷音圓震於大千，法乳滂流於沙界。謹疏。

由以上之資料，加上道需〈法華文句纂要序〉所說，簡略整理其成書過程於下。

道需於二十五歲開始接觸華嚴，並以澄觀疏鈔及李通玄合論為所依，研究近三十年。而於五十四歲（1668）開始纂集疏論<sup>219</sup>。歷經十年，至六十四歲（1678）時稿成。而於此年，

<sup>219</sup> 康熙七年道需作〈華嚴經疏論纂要序〉之前，恐已進行纂集，因為他說：「今於經前先示大意，凡六段」。若非已著筆撰寫，似無法有這番話。當然道需早已成竹在胸而下筆作序，或是此段乃後來補入序中，

經謝大材之請，而請王正先、熊子偉謄寫原稿，至康熙十九年(1680)寫畢。接著經過三年的募刻，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成。但刊行於世，則是道霈七十歲(1684)之年了。其之所以能刊成，得謝大材居士之助最力，但謝大材不幸於此過程中去世，道霈甚為傷痛，道：「既而追念其生平，永夜不寐。乃起呼燈，呵凍為文，昭告於公」。<sup>220</sup>自從道霈離開鼓山之年（五十七歲，1671），到再度回到鼓山之年（七十歲，1684）為止，是《華嚴經疏論纂要》真正纂成刊刻的期間，若無自身之大願，及諸外護之佐助，是難竟其功的。

### 二十五、法華經文句纂要

《妙法蓮華經文句纂要》<sup>221</sup>，七卷。<sup>222</sup>或作《法華經文句纂要》<sup>223</sup>、《法華文句纂要》<sup>224</sup>。卷首有道霈的序<sup>225</sup>，署名

---

也是有可能的。

<sup>220</sup> 道霈〈奠謝純一老居士文〉，《旅泊菴稿》卷四，SZ72.1442.709a14-15。

<sup>221</sup> 卷首內題，SZ29.599.619b。BTno.41，B10.381c-d，有京都大學藏晒藍本。

<sup>222</sup> 收於SZ29.599.618a-780b。

<sup>223</sup> BTno.40，B10.51d-52a。ZM347有目。此二皆Z本。又SZ29.599.618a-780b的外題亦作此題。

<sup>224</sup> 道霈的序題，SZ29.599.618a1。

<sup>225</sup> 〈法華文句纂要序〉，SZ29.599.618a-c。



作「康熙乙亥(1695)冬復月長日私淑比丘道霈拜書」<sup>226</sup>，可見到霈晚年歸心法華，推崇智者大師之跡。此序之中，略說其纂華嚴疏論之經過，及纂法華文句的緣由與方法如下：「…余少年行腳，嘗歷講肆，親炙諸碩德，而於台賢性相之旨，靡得其綱領。後入禪專事參究，而諸教乘束置高閣又十載。及罷參後，再取當年所習教法讀之，方知原是自家祖翁田地，契卷分明，不爽毫髮。自是以來，復加鑽研。首事華嚴，日與毗盧老人、文殊、普賢，眉毛撕結，未嘗暫離。至年六十有四，始纂華嚴疏論要語，註於經文之下，成一百二十卷。刊行於世時，年已七十矣。彈指之間，不覺八旬之年又至。因思法華一部，乃成未了之業，釋今不為，得無辜負此生乎！乃請文句及記，從頭溫習。即於是年歲次甲戌(1694)冬十月朔日發筆，但纂大師釋經正義，令人開示悟入者錄之。其正義已足，而滔滔雄辯縱橫發揮者，略錄其要，不能具錄。又破古處，實當時之藥石，乃今日之弁髮，則不須錄。其經前所立科段，繁者略汰之，闕者備補之。又理之精深，文之簡奧者，則引荆溪記文略釋之。又有義之未發，愚之鄙見者，則僂補一二。蓋務逗適機宜，以似同見同行而已。乃命名曰《法華文句纂要》。但老眼昏華，精力弗迨，不無舛誤，幸高

---

<sup>226</sup> SZ 29.599.618c14。

德垂覽，不吝指示，以便改正，共相流通，實所望也。是爲序」。<sup>227</sup>

## 二十六、法華文句償補總集

《法華文句償補總集》，一卷。道需述，康熙丁丑(1697)年鼓山刊。<sup>228</sup>由《法華文句纂要》的內容來推測，此書當是《法華文句纂要》之中的道需償補的部份之總集，亦即是把其中的每則「償補曰」<sup>229</sup>之下所作的註釋集中起來編成一本書。這樣的書缺乏原經及原疏，恐怕不便閱覽吧！而《法華文句纂要》既已通行於世，則似無單獨流通《法華文句償補總集》之必要與價值吧！不過由此書的長度，可以知道道需在編《法華文句纂要》時加在其中的補註的量是一卷。

## H 編集類

### 二十七、洞宗源流辨謬

《洞宗源流辨謬》，當爲一卷，有初刻、二刻<sup>230</sup>、及三刻

---

<sup>227</sup> SZ 29.599.618b18-c13。

<sup>228</sup> R no.10, 龍池清[1929:816]。

<sup>229</sup> SZ 29.599.618a-780b, 內文之中間有雙行小字之夾註，有的並未標「償補曰」，所以《法華文句償補總集》裏，是否也收未標「償補曰」的部份則不得而知。

<sup>230</sup> 《洞宗源流辨謬》初刻·二刻，收於潘耒撰《救狂砭語》附錄（上海

本<sup>231</sup>。或為清初僧諍時之作。

### 二十八、續傳法正宗記

《續傳法正宗記》，五卷，閩福州鼓山後學沙門道霈編集，是康熙丁未(1667)年的手寫本<sup>232</sup>，恐是道霈親筆，而且至今尚未有刊行過之記載。

## I 重編

### 二十九、永覺元賢禪師廣錄

《永覺元賢禪師廣錄》，三十卷，嗣法弟子道霈重編。<sup>233</sup>卷首內題作《永覺和尚廣錄》<sup>234</sup>。卷首有真寂廣印〈無異大

---

古籍出版社，1983年），參見野口善敬[1989:242-3]第83號「為霖道霈」的著作部份，及野口[1989:175, 註96; 180-1, 註120-4]。

<sup>231</sup> 三刻本，見《五灯全書》卷六十三(SZ82.1571.287a13)所引，除此之外無其他訊息。

<sup>232</sup> R no.6，龍池清[1929:815-6]。

<sup>233</sup> J27.201.585a-745b，SZ72.1437.386a-580a。BT no.22，B 11.152c-153a。ZZ 1248c-d。《永覺廣錄》之中所收諸書，亦多有單行流傳者。今略述其大要，日後再作進一步的調查研究。

<sup>234</sup> SZ72.1437.387b。BT no.20，B 11.152a-b 有目。又見 ZM 493c，有駒大藏明版嘉興藏之三十卷六冊本。另外，駒大藏有6卷30冊明刊本，但可能是較後者早刷的嘉興藏的刊本，而輾轉成一部書流入駒大，因為此刊本封面上有「五十一之一」的墨書，所以可能是某寺的藏經。此

師贊》<sup>235</sup>，昨非菴弟子鄭瑄〈永覺大師贊〉<sup>236</sup>，林之蕃〈永覺和尚廣錄序〉<sup>237</sup>，崇貞癸未(1643)年曹谷〈禪餘內集序〉<sup>238</sup>，崇貞庚辰(1640)年陳瑄〈禪餘外集序〉<sup>239</sup>，丁酉(1657)年道需〈最後語序〉<sup>240</sup>，元賢 75 歲自題的〈鼓山晚錄序〉<sup>241</sup>。其中林之蕃序提到：「鼓山大和尚永覺賢公，遷化之三年，其嗣法子，今住山爲霖需公，結集師生平說法語錄及諸撰述，所謂《禪餘內、外集》<sup>242</sup>、《晚錄》<sup>243</sup>、《最後語》<sup>244</sup>、《洞上古

---

書在正續藏之前，似無在日本刊行過的紀錄。

<sup>235</sup> SZ72.1437.384b。J27.201.585a，有原像。

<sup>236</sup> SZ72.1437.384b。J27.201.585a-b，有原像。

<sup>237</sup> SZ72.1437.384c-385a。J27.201.585b-c，有二印章（林之蕃印、御史天官）。

<sup>238</sup> SZ72.1437.385a-b。J27.201.585c-586a。

<sup>239</sup> SZ72.1437.385b-c。J27.201.586a-b。

<sup>240</sup> SZ72.1437.385c-386b。J27.201.586b-c。

<sup>241</sup> SZ72.1437.386b，註云：此序依別行本錄載。J27.201 卷首中缺。

<sup>242</sup> 《永覺和尚禪餘內集》(B11.152b)，六卷或作八卷，道順大沖編，有大谷大學等藏延寶五(1677)年刊本。ZM263b-c，有《永覺和尚禪餘內集》，有八卷三冊，內閣文庫藏，崇禎十六(1643)年序刊本，收鼓山、開元、真寂三會之語錄，並有正保(1644-7)年刊八冊本（據書店目錄）。而其末註有四，駒大藏（123-10）延寶五(1677)年江戶島總兵衛刊連山交易註《永覺和尚禪餘內集質實》八冊本，駒大藏（忽-1090）貞享五(1688)年頃撰《禪餘內集愚蒙鈔》八卷二冊寫本（靜岡縣磐田圓明寺舊藏），

轍》<sup>245</sup>、《寢言》<sup>246</sup>等，編釐為三十卷，而題之曰《廣錄》，

永久俊雄藏大牛著《禪餘內集之鈔》二冊寫本（寶永二(1705)年大牛筆寫），駒大藏（123-13）《禪餘內集私記》一冊寫本。《永覺和尚禪餘外集》（*B* 11.152b），八卷，道順大沖編，有立正大學等藏延寶五(1677)年刊本。*ZM* 262c-263a，有《永覺和尚禪餘外集》，有八卷三冊，內閣文庫及水戶彰考館藏，崇禎十六(1643)年序刊本，另有駒大藏（123-7）慶安元(1648)年京都中野治兵衛刊四冊本。而其末註有，駒大藏（123-8）延寶五(1677)年江戶戶島總兵衛刊連山交易註《永覺和尚禪餘外集》八卷八冊，松岡文庫藏享保五(1720)年寫《禪餘外集之辨疑》一冊，及《禪餘外集之辨疑》寫本一冊（據書店目錄）。

<sup>243</sup> 《鼓山晚錄》，六卷。*ZZ* 247a。*ZM* 78b，《首書鼓山晚錄》，有延寶八(1680)年獨菴玄光註二卷本（*B* 2.351c，外題作《鼓山晚錄首書》，內題作《永覺鼓山晚錄首書》），駒大藏（123-42）天和二(1682)年京都林傳左衛門刊連山交易註六卷三冊本（*B* 2.351c，外題作《鼓山晚錄》）。關於二卷本，六卷本卷末連山交易云：「二卷之本，鈔出事義，不知誰作，久行於世云云」。而駒大《禪學大系》祖錄二所收本只有收六卷本的前二卷。

<sup>244</sup> 《鼓山永覺和尚最後語》，二卷，傳善編。*ZZ* 372c。*ZM* 138c-139a，《永覺和尚最後語》，有明永曆十二(1658)年刊二卷本，及駒大藏（123-47）寬文十一(1671)年京都吉川清兵衛刊二冊本（附有高雲祖稜訓讀點的是首書本）。註有《永覺和尚最後語鈔》，*ZM* 139a，駒大藏（123-48）延寶四(1676)年京都村上勘兵衛刊二卷本（*B* 11.152b 有目）。

<sup>245</sup> *BT* no.20，*B* 11.152b-c，《永覺和尚洞上古轍》二卷，有立正大學藏延寶八(1680)年刊本。收於《永覺廣錄》卷二十七至二十八（*J* 27.201.709b-729a，*SZ* 72.1437.535c-560b）。此書亦略稱作《洞上古轍》，*BT* no.30，*B* 8.218d-219a，有駒澤大學藏延寶元(1673)年刊本，及京都大學等藏延寶

八(1680)年刊本，京都大學藏支那刊本。註解有《洞上古轍鐘甕聞解》二卷，駒大藏寫本，及《洞上古轍別揀》一卷，大谷大學等藏寫本(B 8.219a)。又見 ZM 346a，《洞上古轍》條，有駒澤大學藏嘉興藏康熙年刊二卷本(《廣錄》所收)，駒澤大學藏延寶元(1673)年京都林傳左衛門刊二冊本，同(123-1-35)延寶三(1675)年江戶戶島總兵衛刊二冊本，同(123-1-36)延寶八(1680)年京都林傳左衛門刊梅峰竺信編註二冊首書本，同(12301-37)享保九(1724)年京都越後屋治兵衛刊西柏註(?)二冊首書本。ZM 346a-c 列有此書之未註 9 種，即駒大藏(123-1-53)天和三年頃刊太白克醉《洞上古轍口辨》七卷二冊，岸澤文庫藏(駒大藏有微卷，號碼 MN, F10-16)寶永五、六(1708-9)年天門真述《洞上古轍或辨》寫本，岸澤文庫藏正德五(1715)年即古《洞上古轍集註》一冊(享保二年祖隆筆寫，駒大藏有微卷，號碼 MN, F10-16)，駒大藏(123-1-40)玉線注《洞上古轍字義》四卷四冊寫本，駒大藏(123-1-38)萬回一線述·春耕錄《洞上古轍鐘甕聞解》二冊(元文頃(1736-40)春耕筆)寫本，大谷大學藏享保十一(1726)年仙岩筆寫《洞上古轍別揀》一冊，《洞上古轍鷓鴣鈔》(據《洞上古轍鐘甕聞解》卷頭春耕之識語)，岸澤文庫藏《洞上古轍鈔》二冊寫本，岸澤文庫藏(駒大藏有微卷，號碼 MN, F10-16)《洞上古轍砭愚》一冊寫本(自「洞山五位」起)。另外，此書亦略作《古轍》，BT no.27, B 3.227b, 內題《首書古轍》，三卷，立正大藏延寶八(1680)年刊本。

<sup>146</sup> 《永覺和尚寢言》(B 11.152a)，有內閣文庫藏寬文十三(1673)年刊本。亦作《永覺寢言》(BT no.21, B 11.152c)。即《永覺廣錄》卷二十九所收者。ZZ 493c 有目，有寬文十二(1672)年刊二卷一冊本，駒大(忽-1084)及內閣文庫藏寬文十三(1673)年刊一冊本，駒大藏(123-68)延寶二(1674)年京都村上勘兵衛刊一冊本，駒大藏(123-77)元祿十(1697)跋河內壽

命之蕃序其卷首」。<sup>247</sup>元賢於順治丁酉(1657)年遷化，所以此錄之重編應成於庚子(1660)年。林序又提到元賢的其他著作如下：「師手著更有《楞嚴》<sup>248</sup>《金剛》<sup>249</sup>二疏、《心經指掌》<sup>250</sup>、《四分約義》<sup>251</sup>、《律學發軔》<sup>252</sup>、《弘釋錄》<sup>253</sup>、《繼燈》<sup>254</sup>《補燈》<sup>255</sup>二錄、《淨慈要語》<sup>256</sup>、《鼓山志》<sup>257</sup>、《開元寺

清(獨菴藏版)刊二卷二冊本(附行業曲記及傳)。又未註有，駒大藏(123-60)延寶六(1678)年江戶戶島總兵衛刊連山交易註《首書永覺和尚寢言質實》二卷二冊本等。

《永覺和尚續寢言》(BTno.42, B11.152b), 有京都大學藏刊本。亦作《永覺續寢言》(BTno.23, B11.153b)。即《永覺廣錄》卷三十所收者。ZZ493b有目, 是上州補陀寺藏延寶三(1675)年京都林傳左衛門刊一冊本。而合冊本, 則如J27.201.729b-745b, SZ72.1437.560b-580a。即《永覺廣錄》卷二十九至三十所收者, 其名各為《寢言》及《續寢言》。但ZZ493c之《永覺和尚寢言》諸刊本多作二卷。

<sup>247</sup> SZ72.1437.384c2-5。J27.201.585b9-12。

<sup>248</sup> 《楞嚴經略疏》十卷, 有元賢〈緣起〉, SZ15.302.293a-338a。

<sup>249</sup> 《金剛經略疏》一卷, 有元賢〈金剛略疏序〉, SZ25.302.153c-166a。

<sup>250</sup> 《般若心經指掌》一卷, 有元賢〈般若心經指掌序〉及贊, SZ26.888b-890b。

<sup>251</sup> 《四分戒本約義》四卷, 有元賢〈四分戒本約義序〉, SZ40.718.305a-339c。

<sup>252</sup> 《律學發軔》三卷, 有元賢〈律學發軔序〉, SZ60.1125.553a-575c。

<sup>253</sup> 《建州弘釋錄》二卷, 有元賢〈建州弘釋錄敘〉等三序及二跋文, SZ86.1606.552a-572c。

<sup>254</sup> 《繼燈錄》七卷, 卷首有元賢〈繼燈錄序〉及凡例目錄合為一卷, 內文有六卷, SZ86.1605.495a-551b。參考長谷部幽蹊[1993:461-4]。

志》<sup>258</sup>等書，俱別行」。<sup>259</sup>

## J 序記疏銘聯等

### 三十、金剛經演古序

<sup>255</sup> 依龍池清[1929:814]，有《補燈錄》，四卷，鼓山嗣祖沙門元賢輯。參考長谷部幽蹊[1993:460-1]。

<sup>256</sup> 《淨慈要語》二卷，卷首有元賢〈淨慈要語序〉及道霈錄〈永覺師傳〉、日本養存跋，卷末有馮洪業跋，SZ 61.1166.819a-831a。

<sup>257</sup> ZM 78b，《鼓山志》，有內閣文庫藏明萬曆三十六(1608)年序刊的明謝肇淛修葺十二卷三冊本，松岡文庫藏清乾隆三十七(1772)年刊黃任編張伯謨校十四卷六冊本（此即中國佛寺志本，已改編），駒大藏（魯-19）元祿七(1694)年京都林五郎兵衛刊明永覺元賢編十二卷五冊本。

<sup>258</sup> ZM 47a-b，《開元寺志》，駒大藏（115-T127）民國十一(1922)年跋刊清潘曾沂編二冊本，可能依元賢本改編，待考。

<sup>259</sup> SZ 72.1437.385a2-5。J 27.201.585c3-6。

元賢尚有《禪林疏語考證》四卷，有元賢〈禪林疏語小引〉及超然的跋，SZ 63.1252.677a-725a（此書實為超然對元賢《禪林疏語》的注釋）。SZ 缺文頗多。ZM 264c 有駒大藏（151-91）寬文十二(1672)年山城寶藏院刊明永覺元賢編《禪林疏語附道場聯並續錄》一冊，又有駒大藏（151-90）延寶九(1681)年江戶戶島總兵衛刊明超然道果註《禪林疏語考證》四卷二冊（此合本即 Z 及 SZ 本）。

元賢的著作，參見野口善敬[1989:239-240]第 71 號「永覺元賢」。其禪餘內外集、鼓山晚錄、最後語等，亦收於近世漢籍叢刊第四編（中文出版社，1984 年）。



〈金剛經演古序〉<sup>260</sup>，是道霈於丙辰(1676)年為寂燄《金剛般若經演古》<sup>261</sup>所作的序。但寂燄自己的〈後序〉<sup>262</sup>則寫於己酉(1669)年，可知其成書時間稍早。

### 三十一、建正法藏殿記

〈建正法藏殿記〉，收於《鼓山志》卷八<sup>263</sup>。為順治十七(1660)年成。

### 三十二、遷三塔于舍利窟記

〈遷三塔于舍利窟記〉，亦收於《鼓山志》卷八<sup>264</sup>。亦為順治十七(1660)年成。

### 三十三、重建白雲廨院疏

〈重建白雲廨院疏〉，收於《鼓山志》卷九<sup>265</sup>。

### 三十四、雲板銘

〈雲板銘〉，收於《鼓山志》卷九<sup>266</sup>。其銘曰：

---

<sup>260</sup> SZ 25.495.546c-547a。此下諸序、記、疏、銘等，亦有收於《鼓山錄》中者。

<sup>261</sup> SZ 25.495.546c-565c。

<sup>262</sup> SZ 25.495.547c。

<sup>263</sup> 《鼓山志》一(542.8-547.7)。

<sup>264</sup> 《鼓山志》一(547.8-549.8)。

<sup>265</sup> 《鼓山志》二(566.5-568.2)。

<sup>266</sup> 《鼓山志》二(602.2-5)。

石鼓峰，標劣巔。龍象居，道是習。板三銘，眾雲集。  
觀現前，俱平息。展鉢盂，跑香積。長法身，奠道德。  
日日然，同攸忒。更狐疑，問彌勒。

### 三十五、爲霖禪師自遺塔銘

〈爲霖禪師自遺塔銘〉，收於《鼓山志》卷九<sup>267</sup>。其銘曰：  
出鑛之金，維堅維實。歸藏於中，千聖不識。

### 三十六、聯

殿門、佛堂、齋堂之聯，收於《鼓山志》卷十三<sup>268</sup>。

殿門聯：

劣巔巍巍千古秀 靈源湛湛萬年清

佛堂聯：

性海涵空普滋萬類一切凡聖出沒其中深見靈源浩淼  
覺皇御宇統攝三千百億河山流峙厥內俱瞻佛日輝煌

齋堂聯：

五夜工夫鐵脊梁將勤補拙  
二時粥飯金剛屑易食難消  
魚板吼時打點鉢盂向天誰識飯是米做  
象龍集處咀嚼菜根有味方知舌在口中

---

<sup>267</sup> 《鼓山志》二(605.4-5)。

<sup>268</sup> 《鼓山志》二(944.1-945.3)。

以上道霈的作品之中，完全缺乏流傳記載而無法確定是否現存的，只有二部，即：《準提懺法》一卷、《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略》三卷。而如果七十餘年前龍池清所作的鼓山湧泉寺經藏調查時尚存的道霈著作，至今仍完好無損的話，加上日本現存本，文獻資料可說相當充足，要完整地了解道霈是很有可能。

陳錫璋[1996:339-340]提到，道霈的著述共有二十八種，一百九十六卷行世。<sup>269</sup>根據以上所考察的結果，到第29種為止的成部作品之中，扣掉第29種《永覺元賢禪師廣錄》是編的以外，正好有28種。但是卷數方面則不到196卷，這或許是鼓山原版卷數稍多，而在日本流傳過程之中改編了卷帙，所以卷數就變少了。

#### 後記：

龍池清到鼓山及怡山所作的經藏調查，其報告有提到已將日本藏經所缺本影印（拍攝）而帶回日本東方文化學院收藏。最近筆者由藏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道霈著作而

---

<sup>269</sup> 陳錫璋應是根據虛雲重輯的《增訂佛祖道影》（台北：新文豐，1975年，p.471），原文說：「著有《華嚴疏論纂要》等經論共二十八種，一百九十六卷行世。」

得知，在東京的東方文化學院即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前身。但查閱藏書目錄並未有鼓山及怡山逸書，而且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的人員並不清楚龍池清所謂的影印藏在哪裡，今後將再繼續調查其下落。如果能將此影印找出來，則明清的佛教史要改寫了。

最近筆者於常盤大定《支那佛教史蹟踏查記》(東京：龍吟社，1938, p. 661-668, 「鼓山湧泉寺」) 之中，得知龍池清曾住在鼓山三年，將鼓山所收藏的藏外典籍加以拍攝帶回東方文化學院。因為這些藏外典籍數量龐大(將近百部)，而且已經又經歷七十餘年，如果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無法將之整理出版，則中國佛弟子有責任將現存於鼓山湧泉寺的藏外典籍加以整理出版，以免日久殘損。而且現代電子照相機甚為便利，可以將這些典籍數位化，或做成光碟版來流通，以利益有情。

又道霈的著作尚有一篇序文，是為日本獨菴玄光的《獨菴獨語》寫的序，題作〈獨菴獨語序〉<sup>270</sup>，由此可見當時中日禪門交流之一斑。

---

<sup>270</sup> 今收《曹洞宗全書》語錄—獨菴玄光《護法集》卷首，p.579-580，1931年，東京：曹洞宗全書刊行會。

### 略語及略號

大藏經等的引用，一律在其略號後，注以卷（冊）數、總號、頁、欄、行數。

- B* 《佛書解說大辭典》
- BT* 《佛書解說大辭典 著者別書名目錄》
- G* 《高僧傳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H* 《還山錄》
- J* 《明版 嘉興大藏經》，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版
- L* 《縮本新編 乾隆大藏經（龍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版
- R* 龍池清[1929:815-816]
- Q* 《磧砂大藏經》，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版
- SZ* 《大藏新纂卍續藏經》，台北：白馬精舍印經會影印版
- T* 《大正新修大藏經》，台北：白馬精舍印經會影印版
- Z* 《卍續藏經》，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版
- ZH* 《中華大藏經》，北京：中華書局
- ZM* 《新纂禪籍目錄》，駒澤大學圖書館，東京：日本佛書刊行會，1962
- ZZ* 《禪學大辭典》，禪學大辭典編纂所，東京：大修館書店，1985，新版一刷
- 《印佛研》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東京：日本印度學佛教

學會

- 《永覺廣錄》 《永覺元賢禪師廣錄》，SZ72. 1437. 383a-580a,  
J 27. 201. 585a-745b
- 《合論》 《華嚴經合論》1-14 冊，台北：佛陀教育基  
金會影印金陵刻經處本，贈送品，1997
- 《疏鈔》 《華嚴經疏鈔》1-10 冊，台北：華嚴蓮社，  
1992 年影印 3 刷
- 《還山錄》 《爲霖道霈禪師還山錄》SZ72. 1440. 644b-674a
- 《鼓山志》 《鼓山志》一（卷一～八）、二（卷九～十四）  
（《中國佛寺志》49-50，台北：明文書局，  
1980 年）
- 《餐香錄》 《爲霖道霈禪師餐香錄》SZ72. 1439. 592a-644a
- 《纂要》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論纂要》（上）、（中）、（下）  
原中華民國三十三（1944）年普慧大藏經刊行  
會刊本，高雄文殊講堂影印三千部流通，非  
賣品，1997
- 《秉拂錄》《爲霖道霈禪師秉拂語錄》，SZ72. 1438. 580b-591c
- 《法會錄》 《爲霖禪師法會錄》，SZ72. 1441. 674b-683c
- 《旅泊菴稿》 《爲霖禪師旅泊菴稿》，SZ72. 1442. 684a-730b

參考文獻

王 培孫 校輯

[1983] 《南來堂詩集》，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再版

魏 道儒

[1998] 《中國華嚴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慧嚴

[1996] 〈明末清初閩台佛教的互動〉，《中華佛學學報》  
9, p. 209-242, 台北：中華佛學研究所

見一

[2000] 《漢月法藏之禪法研究》，台北：法鼓文化

聖嚴

[1987] 《明末佛教研究》，台北：東初出版社

[1988] 關世謙翻譯《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台北：學  
生書局

大睿

[2000] 《天台懺法之研究》，台北：法鼓文化

周 叔迦 編撰

[2000] 《清代佛教史料輯稿》，台北：新文豐出版

陳 垣（援庵）

[1940] 《明季滇黔佛教考》，台北：彙文堂出版社  
印版、1987年

[1941(1962)] 《清初僧諍記》，收於野口善敬譯註  
[1989]

陳 錫璋 編撰

[1996] 《福州鼓山湧泉寺歷代住持禪師傳略》，台  
南：智者出版社

連 瑞枝

[1994] 〈錢謙益的佛教生涯與理念〉，《中華佛學學報》  
7, p. 315-371, 台北：中華佛學研究所

[1996] 〈漢月法藏（1573~1635）與晚明三峰宗派的  
建立〉，《中華佛學學報》9, p. 167-208, 台  
北：中華佛學研究所

姜 伯勤

[1999] 《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清初嶺南禪學史研  
究初編》，上海：學林出版社

荒木見悟

[1976] 「覺浪道盛研究序說」、『集刊東洋學』35、  
p. 83-104。廖肇亨譯〈覺浪道盛初探〉，《中國  
文哲研究通訊》9-4，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  
文哲研究所，1999，p. 77-94。

[2000] 『憂國烈火禪——禪僧覺浪道盛のたたかい』  
東京：研文出版。



石井修道

- [1987] 『宋代禪宗史の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

金関 恕、高宮廣衛 編

- [1994] 『沖繩の歴史と文化——海上の道探究——』  
東京：吉川弘文館

鎌田茂雄

- [1983] 『華嚴學研究資料集成』、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  
究所

- [1991] 「爲霖道需『華嚴經疏論纂要』の刊行と寄贈  
——弘一大師の業績を偲んで——」、『華嚴學  
研究』第三号、p. 137-143、東京、華嚴學研  
究所

鎌田茂雄博士古稀記念會編

- [1997] 『華嚴學論集』、大蔵出版

高峰了州

- [1942] 『華嚴思想史』、京都、百華苑、1976 複刻版  
(1963 改訂)

張 曼濤

- [1965] 「華嚴經疏論纂要について——道需の大著——」、『印佛研』13-1、p. 255-257

永井正之

- [1978] 「祇園寺藏、新出覺浪道盛〔尊正規〕  
（一）」『曹洞宗研究員研究生研究紀要』10、  
曹洞宗宗務庁、p. 121-145
- [1979] 「祇園寺藏、新出覺浪道盛〔尊正規〕  
（二）」『曹洞宗研究員研究生研究紀要』11、  
曹洞宗宗務庁、p. 169-195
- [1980] 「覺浪道盛伝考」、『曹洞宗研究員研究生研究  
紀要』12、曹洞宗宗務庁、p. 105-124

野口善敬 譯註（陳垣撰[1941]）

- [1989] 『譯註 清初僧諍記』、福岡、中國書店

長谷部幽蹊

- [1979] 『明清佛教史研究序説』、台北、新文豐出版
- [1987-89] 「明清佛教研究資料」I-III、『禪研究所  
紀要』15-17、愛知學院禪研究所
- [1991] 「明清時代における禪律兩宗弘化の動向」、  
『禪研究所紀要』20、愛知學院禪研究所、  
p. 183-203
- [1993] 『明清佛教教團史研究』、京都、株式會社同朋  
舎出版

村井章介

- [1994] 「十五～十七世紀の日琉關係と五山僧」、金関

恕、高宮廣衛[1994:189-203]

望月信亨

[1942] 『中國淨土教理史』、京都、法藏館、1978年  
第4刷

Ryan Wald (ワルド・ライアン)

[1999] 「明末清初の禪宗とその社會觀——覺浪道盛  
の場合——」、『禪師研究』77、花園大學禪  
學研究會、p. 156-183

琉球沖繩研究會

[1996-2000] 「琉球、沖繩における佛教文化受容の諸  
相」I-V、『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年  
報』18-22、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

龍池 清

[1929] 「鼓山・怡山藏逸佛書錄」、『東方學報(東京)』  
第六冊、p. 793-820